

思適齋集

卷十五至十八終  
題跋碑跋雜文





思適齋集卷十五

元和顧千里澗菴



題跋

宋本荀子跋

己丑



藝芸書舍藏宋槧荀子二北宋則呂夏鄉監本南宋則錢佃江西漕司本也佃字耕道陳直齋稱其本最為完善指同時建浙蜀諸本而言若較監本互有短長正以合之乃成兩美耳近者王石渠先生讀書雜誌內有荀子一種屬訪此兩本將採擇焉當必各盡其所長矣錢本合孟楊文中為四書刊於淳熙年呂



本耕道謂刊於元豐困學紀聞謂今監本乃唐與政  
台州所刊熙寧舊本按照熙寧元豐相接當無異本而  
台州重刊則今未之見云

○宋本淮南鴻烈解跋

汪君闔源收藏宋本淮南子予既屬傳其副又獲借  
其真手勘累旬略得其就緒遂書其後曰此於今日  
爲最善之本矣如第一卷欲寔之心亡於中寔未誤  
爲寅也第三卷積陰之寒氣者爲水未刪去者字也  
十二月指子子未誤爲丑也第四卷決眦眦未誤爲  
眦也寒冰之所積也冰未誤爲水也牡土之氣牡未

誤爲壯也第五卷以索姦人索未誤爲塞也第七卷  
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于未誤爲干也輕舉獨往往  
未誤爲任也第八卷太清之治也治未誤爲始也第  
九卷采椽不斲斲未誤爲斷也夫據榦而窺井底榦  
未誤爲除也而不足者逮於用逮未誤爲建也知饒  
饒有餘不足之數饒未誤爲饑也第十卷故君子懼  
失義義上未衍仁字也第十一卷故不爲三年之喪  
注三年之喪始於武王注中始字未誤入正文末也  
而刀如新剖礪礪字未分爲刑石二字而誤入注中  
也處勢然也勢未誤爲世也是由發其原是由未誤



倒爲由是也。第十二卷石乞入曰。注石乞白公之黨也。乞俱未誤爲乙也。在其內而忘其外。在下未脫其字也。楚軍恐取吾頭。軍未誤爲君也。瞋目敦然瞋。未誤爲瞋也。第十六卷夜之不能脩於歲也。於未誤爲其也。故寒者顛者字未脫也。第十七卷曾者舉之。曾未誤爲呈也。不若尋常之纒索。注故曰不如尋常之纒索。纒俱未誤爲纒也。或善爲故。善未誤爲惡也。賊心亡止。亡止二字未誤合爲立一字也。第十八卷無爲貴智。智下未衍伯字也。今君欲爲霸王者也。君未誤爲王也。聖人見之蚤。蚤未誤爲密也。第十九卷欣

若七日不食。若未誤爲然也。元不憚怵。癢心。憚未誤爲憚也。第二卷雨露所濡以生萬物。濡以未誤。倒爲以濡也。與鬼神合靈。與字未脫也。而卵剖於陵。剖未誤爲剖也。挺習而朝天下。習未誤爲肋也。第二十一卷禹身執蘊。函函未誤爲垂也。若夫注文足以正各本之誤者。尤難以枚舉。茲不及論也。

宋板外臺秘要方跋

外臺秘要方四十卷。此殘宋本所存者。第一至六又九十又十三至十八又廿一又廿五至卅又卅二。凡廿二卷。其第十五卷殘零已甚。僅存數葉。餘亦往往

均  
函上从白象形。下从口聲。古音  
字見說文。各本淮南子俱作播  
爲。惟道藏本及明劉績本作便  
胸。胸即習之誤也。  
函本作雷。見說文。俗作函。見廣



有缺此書今行世爲明末程行道重刻據其自序云  
向購寫本是未見宋槧也就中異同姑弗具論開卷  
林億題銜判登聞檢院輒改檢爲簡一望而知其非  
餘可知矣宋槧雖不全豈非寶物哉舊經書賈作偽  
割移卷第今悉加改正而書其後  
每半葉十三行每  
行廿四字或廿三  
廿五  
不等

衢本郡齋讀書志考辨跋 己丑

衢本郡齋讀書志二十卷姚應績編世所罕見乾隆  
末年我友瞿君木夫收得舊鈔本予從之寫其副藏  
諸篋中未嘗示人其木夫本旋經黃 不烈 借去迨嘉

慶已卯爲汪君閩原付梓乃有嘉興李 富孫 跋謂以

予所鈔屬伊校不審黃李孰爲此言也梓成印行爰

發向所鈔一讀覺小學類中有不可通者再四尋繹

方知當畫分六段自第二段以下皆鈔本錯簡也第

一段起爾雅 第一 至方言 第六 第二段起說文解字 第七 至

經典釋文 第十 第三段起干祿字書 第十四 至臨池妙

訣 第十九 第四段起右未詳撰人 云云上接臨泐妙訣  
三卷一行之下合之

爲第九 至類篇 第十四 第五段起集韻 第十五 至唐氏字說

解 第十六 第六段起右皇朝唐耜撰 云云上接唐氏字說  
解一百二十卷一行

爲第廿 合之 至切韻指元論四聲等第圖 第九 而卷終



思通齋集卷之三  
四  
焉依此移轉庶幾行所無事而部居時代各得其所  
否則可尋之迹遽泯矣然而成事不說也今年木夫  
枉過敝居見示衢志考辨一冊論袁本之失明衢本  
之善精細詳備誠不可不與本書並行者也因憶管  
見附著於尾既以奉質仍望教我

古刻叢鈔跋

鮑本

頃孫伯淵觀察用時代重編次古刻叢鈔寄其彙屬  
以刊行爰取家本並借戈君小蓮藏本相勘旋因專  
力治說文未遑卒事也鮑丈淥飲過予楓江僦舍談  
及讀畫齋叢書新刻入諸辛集卽出其底樣見付并

勘乃輟數日功重理一過彼此得互爲更正如干字  
然可疑者尙往往而有焉夫校石刻文字之書非特  
不可以意推測并不可據他書改補如宋臨澧候劉  
襲墓誌第四弟口口軌太子舍人據沈約宋書宗室  
傳襲弟實太子舍人誌下文云第四男量淵遂出後  
第四弟實又誌云襲字茂德兄覬字茂道其弟第三  
字茂蔚第五字茂通則實之字茂軌可知矣所闕口  
口殆實茂二字耳第一男口長暉出後兄紹封桂陽  
侯據傳覬無子襲以子晃繼封所闕口殆晃字耳南  
村非不知檢宋書者良由悉依石本故如是耶唯誌



思齋集卷五  
五  
云第五弟季茂通海陵太守而傳言實弟爽海陵太守季爽違異必有一誤未審石本果何如兼未審南村果何如也其他大略準此臯者白堤有錢聽默實書賈中陳思之流憶廿年前述此書南村手寫者首葉鈴崑山葉文莊藏書圖記曾在白蓮涇王姓家近始散失不知歸何地竊計爲時未遠宜仍留天地間因於還鮑丈日輒附識之尾且將舉告觀察以俟相與物色庶幾得之盡決其所疑也

又跋

孫本

此伯淵先生所重編次以原書隨得隨鈔時代雜糅

難於觀覽故也不遠河江寄以屬校因再四尋勘其間卽有所審正必取資別本未嘗隻字敢憑胸臆卽如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十一月九日乙卯上文云以普通元年下文云粵其月廿八日戊戌考通鑑目錄是年十月辛丑朔十二月庚子朔是十一月爲辛未朔九日當是己卯故廿八日戊戌也然所有本皆作乙字近見鮑氏知不足齋本獨爲己字乃始改焉其他大略準此鮑本先旣刊刻仍籍是本訂定如干處他日故當兩行之也

又跋

家本



南村所鈔篆隸皆無釋文其西漢東漢兩石刻有之者乃乾道間東萊蔡迨所為南村并其考全載之也他篆籀皆平易可識唯古刻第二

下

兩字讀者每疑惑莫解予以為是淮西道院四字也夏竦古文四聲韻卅三皓道下

等字

卅三線院下

字與此但筆畫繁簡不一耳說

文山部窳重文院而官部又有院徐氏謂官部重出然則窳為院之正字故四聲韻院字之釋亦依山部也聊出之以俟能知古文者

又跋 壬申

是書刊刻已竟從兄東京取小讀書堆所藏付校其本後題云右南村古刻叢鈔非全書也已巳冬借崑山葉氏所藏鈔本錄於榮木軒至庚午四月十二日完共五十八葉錢穀記驗其筆迹非叔寶手書蓋出自轉鈔也然視前所有各本迴勝今據以修板改正者凡五十餘字至其字之多少如入衛天

各本多和字錢本無

階二案衍者

唐故江南西

各本少西字錢本有

道觀察判官

案

江南西道開元廿一年分十五道置採訪使之一也治章郡碑文中南康臨川皆屬其部不知者刪去誤甚矣故右內率府兵曹以各本首多唐字錢本無干七案矣為標題此以意改前守淄州口各本多水平縣尉



案涪州之屬縣有鄒平可知所缺  
處為鄒字其間不得更有水字也  
有叶所缺當在墳下於偶句始合錢本轉鈔仍有小  
也謂皆錢本是而他本非也因不可修改別記於後以  
正之

題清河書畫舫後 戊寅

藏書有常熟派錢遵王毛子晉父子諸公為極盛至  
席玉照名鑑而殿一時嗜手鈔者如陸勅先馮定遠為  
極盛至曹彬侯亦殿之彬侯名炎即席氏客也各家  
書散出予見之最早最多往往收其一二乾隆年間  
滋蘭堂主人朱文游三丈白堤老書賈錢聽默皆甚

重常熟派能視裝訂籤題根腳上字便曉屬某家某  
人之物矣予喜從兩人問各家遺事頗悉此清河書  
畫舫一部是彬侯所寫相傳青父底稿在玉照處蓋  
自真本錄出也近歸秦澹生太史石研齋插架以彬  
侯名不甚顯著筆跡識之者既渺又其常用名號小  
牙章亦不曾鈐記恐久而莫辨命予輒題於帙尾

示兒編跋 辛未

示兒編履齋原書廿四卷為前後編唯見於趙希弁  
讀書附志今世所存皆其鄉人胡楷重加訂正之本  
故廿三卷而不為前後集蓋依七條各并入其門類



矣前明潘方凱刻是書削去楷題誌本末乃無可考  
先從兄抱冲藏姚舜咨家鈔者題誌具在文句亦迥  
勝但人罕見者耳鮑文淥飲以盧抱孫怡徐北經孫谷溟三君  
校正潘刻屬用姚鈔覆勘爰細讎一過第十四卷十  
五卷二十卷姚鈔皆標廬陵禮津孫奕季昭撰當是  
履齋自稱如此餘卷標廬陵鄉先生云云者胡楷稱  
履齋而改之如此也改有不盡則兩者岐異矣禮津  
必履齋所居之地名惜今已不復可知卽舉論鮑丈  
冀或將有以證明之

又 辛未年重校補序

庚申首夏爲鮑丈淥飲用姚舜咨鈔校潘方凱刻去  
歲庚午甫墨於板回溯疇昔閱星終矣刷印彙樣屬  
事覆勘數過荒居再三商榷乃按原文鉤稽擿剔又  
於羣籍旁考得證當殺青之旣定下雌黃其彌難語  
不厭詳論蓋貴審共如干事別附最後譽謝積薪慙  
深掃葉豈是與年俱進方覲日知所無云爾

又 跋

右數十則屬彙兩易涉時累旬僅日斷手漏落違失  
懼猶未免無以副鮑丈傳此編之盛心也顏黃門言  
校定書籍亦何容易卽宋季說部何莫不然舉以自



思適齋集卷五  
九  
砭兼告鉛槧之夫慎爲古人創瘡耳

又 宋本跋

右宋劉氏學禮堂刊本已卯十月閩源汪君見示且云錢遵王記字說闕文六條似與此本不全合予按姚舜咨所鈔空六行蓋錢本亦然核之此本乃複衍三行又太半行因鈔者始改每條提行故爲六行也又因其複衍而不復寫入故爲闕文也鈔本通部行款與刻差殊非獨明潘方凱板不循舊格遵王旣未見此刻宜所言之不諦矣向在辛未歲鮑以翁開雕是書爲予據姚鈔所校今乃獲重讀一過訂正如此

類者實多惜以翁久遊道山弗及再加商榷也

長短經跋

己丑鈔本跋

省齋黃君收得鈔本長短經見示因取讀畫齋叢書本互勘一過彼用海寧周廣業校吳槎客家本開雕所更改處大有失當非見鈔本末由知之也至於抄刻同誤泐而未覺者又往往尙多安得熟於羣籍之人細校而重刻之予老矣未能辦此況好刊古書如鮑以翁者今日竟罕其人吾恐海內欲見是書定本正未有日耳省齋其善藏鈔本或可冀異時一遇也

又 刻本跋



校此書當搜其所出而參互以定是非然使倉卒限以時日非所可辦也予老矣獲見鈔本校讀一過爲之憮然惜不及起鮑以翁於九原重論之

趙甦在開元中而吳任臣以爲前蜀乾德時恐非

書文苑英華辨證後 癸丑

予性素好鉛槧從事稍久始悟書籍之訛實由于校據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類然流俗無論矣叔夏自序云三折肱爲良醫知書不可以意輕改何其知言也此書乃校讎之模楷豈獨讀英華者資其是正哉雖亦未免疵類如證牛上士師子賦豈方姿於魃儵

當是黑虎之臙舍爾雅而徵七命數典殊失然終無損大段之佳也

題金陵瑣事 壬申

上元伍君詒堂至邗江示我明周吉父此書寓中燈下繙閱一過喜其足以增廣聞見爲博物家所不可少焦澹園甚稱道之洵非虛已第三卷古碑碣一條所指某刻在某處出自目驗尤可徵信予向作冶城山館客訪尋所獲較遜此數如尊經一炬閣下諸石固應被燬而鷺峰寺無恙欲拓顏魯公放生池記羣衲堅諱無有也倘使得好古有力之士及今加意搜



思適齋集卷十五  
十一  
別凡屬斯類或當復出矣亦此書中有用之一事也  
唯唐江寧詩人一條內引李太白集中所云白家本  
金陵世爲右族遭沮渠蒙遜之亂以爲觀此語太白  
亦金陵人則誤蓋白是涼武昭王暠九代孫見李陽  
冰所撰白集序新唐書嘗取入本傳故自言世爲右  
族然則望系隴西家當在金城非金陵也且晉書暠  
傳及沮渠載記具在蒙遜之亂自屬涼州與江表迥  
不相涉若果金陵豈能遭乎前明之人考古多疎不  
必獨爲吉父病遂題其卷端而還之兼就質焉

張燕公集跋

丙戌

右秦敦夫太史藏本所見燕公集以此爲最佳第十  
卷末葉義門之以上脫今就他本補之恰得三葉蓋  
其行款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宋槧唐集類如  
是計有多家此及李翰林駱丞皆其一耳予前別校  
正燕公文十五卷又從汪孟慈得菜花吟舫抄本多  
出五卷又益以英華文粹所載若干篇合此庶爲全  
集粗可寫定唯惜無好事有力者刊以行世也

王摩詰集跋

丁亥

王摩詰文集十卷每卷有二泉主人聽松風處子京  
項墨林鑑賞章宋本甲等印第五卷有款云袁褰觀



及袁氏尙之印今藏汪氏藝芸書舍與前收讀書敏求記所載王右丞文集皆宋本而迥乎不合予讀文獻通考引書錄解題云建昌本與蜀本次第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他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乃悟題摩詰集者蜀本也題王右丞集建昌本也建昌本前六卷詩後四卷文自是寶應二年表進之舊而蜀本第二以下全錯亂故直齋以爲尤無倫也又讀洪邁萬首絕句序云如王涯在翰林同學士令狐楚張仲素所賦宮詞諸章乃誤入王維集其王維詩後注別本維又有遊春詞等十五篇并五言十

五篇皆王涯所作今以入涯詩中按蜀本第一卷末有此各篇但詩前標翰林學士知制誥王涯名蓋其始鈔綴於此而刻者不知刪去耳亦未誤爲維詩如洪所見之別本也若建昌本則固無此矣至直齋所稱蜀本六十家集世無完書大興朱氏椒花吟舫有如千家權載之五十卷嘉慶某年刊行張說之三十卷江都汪孟慈爲予寫其副其餘聞有王子安等而未審他則李太白三十卷康熙中繆氏刊之駱賓王十卷曾在小讀書堆後刊於揚州二書真本俱歸藝芸今又收此獨於翰墨深有宿緣良可羨已



張曲江集跋

明黑口板疑卽成化九年丘瓊山所刊分廿卷與新唐志及宋志合或館閣本爲宋槧也此萬曆四十一年時韶州刻書估謂之祠堂本者是也併作十二卷甚謬姑就之一校除分卷外未得言全復舊觀不識宋槧尙在天地間否耳

李太白集跋

道光丙戌在揚州校刊姚鉉文粹因徧搜唐集之存於今者互相勘訂覺此尙多疵漏雖出宋曾二公手仍未可全據繆氏自言有考異不知成否且作之非

易或艸創而旋輟歟

樂史舊編翰林集廿卷今未見又編別集十卷嘉靖時六駿袁氏有翻本前在洪殿撰家見之實此後六卷藍本也

明抄殘本李元賓集跋

此明嘉靖間吳元恭家鈔本又曾在鄉先輩李鑑明古家雖僅存上冊然尙可貴李卽義門門人也惜不於秦澹翁刻是書前收得之

歐陽行周集跋

抄本十卷

前孫淵翁家抄本攜在中正街寓內時匆匆未錄其



副也後聞其弟受某甲之誑盡付所有唐人文集并  
他種書若干託其寄借與孫古雲而從中乾沒去矣  
旋販至常熟賣與張月霄張亦不能守未詳今流轉  
何所首尾僅一週星耳予既校此本感觸往事聊附  
記之

何校葉抄多雜糅而何自下已意語多不確卽如第  
五卷韓城西尉廳云列縣出於千乃文集最妙處文  
苑英華八百六文粹七十三於千上多五字皆大誤  
舊唐志貞觀十三年定簿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新唐  
志開元廿八年戶部帳縣千五百七十三行周此記

作於貞元十五年已非復貞觀開元之盛其決不得  
反有五千縣之多甚明矣宜據集刪苑粹衍字而義  
門反以添集何耶姑舉一條用貽後之覽斯者貴乎  
心知其意若尋行數墨恐縱遇善本仍有必不得之  
病也

又跋 閩刻入卷本

行周文集舊十卷藏書家尙有之其序次與此本已  
異乎不同無論字句之異矣其割裂顛倒不知出何  
人手書有愈刻愈亡者此其類也可歎可歎

讒書跋 拜經堂本



唐文粹所載亦未全校可謂艸艸矣刻書易校書難豈不洵然耶

一鳴集跋

是集從吾師張先生所藏季滄葦家鈔本影寫復錄吳子有堂所傳何義門校具有淵源可寶也近見鮑氏知不足齋校宋本大概相同唯多連珠一葉今更補入又補末卷缺字略具殆可稱善予前欲合刊唐集罕傳者十家秦敦夫開雕呂衡州即其一也此外如歐陽四門皮子文藪張燕公俱粗勘定但未知何日汗青耳

表寫是集實不足  
欲此等書任天存  
此可耳却不必費心  
力為之校補

附何跋 十卷掇拾殘叢其謬誤尤甚不可謂架有是書也康熙癸巳傳自錢楚殷漫記焯錢楚殷遵王之子也其本與何傳之本惜皆未見

笠澤叢書跋

笠澤叢書宋槧本上下二卷補遺一卷錢遵王猶及見之而今無有也其甲乙丙丁四卷近世吳門邗上各有刻本大致相同均多舛誤唯池北書庫傳黃俞邵得自江右者為善惜鈔本僅存流傳不廣耳毛斧季家本於末增續補遺四賦及王孟祥陸德原二跋遵王謂之元槧本是矣別有七卷本前四卷雜著後



三卷詩與天隨子自序言不類不次混而載之者不合必後人所編馬端臨經籍考已云七卷補遺一卷則出南宋時矣予嘗見何心友用馬寒中所藏弘正時人鈔手校本補遺爲二卷蓋後一卷又元以來重添也字句頗爲碩異今悉依江右本爲正而以毛增者附焉又依刻增樊開序

又跋

二十年前老書估錢聽默嘗告予曰問吳宮辭大姑蘇兮小長洲善本大作火小作沼頃從洪殿撰借其家藏舊鈔本正如此餘尤多是正後至元槧者向在

吳郡今不知歸何人異日當訪得併勘之

孫可之集跋

龍多山錄云樵起辛而遊泊甲而休此用書辛壬癸甲也刻武侯碑陰云獨謂武侯治於燕爽此用左傳管奚吾治於高倭也見宋刻而後知正德本之謬校定書籍可不慎哉 六月朔日再閱書

道光丁亥因有文粹辨證之役遍搜唐賢遺集得此王濟之所刻孫可之內閣本復從長洲汪氏借宋槧勘正視汲古閣三唐人本遠過之矣宋本舊在小讀書堆重見恍若隔世爲題數語於後



正德序二首從吳有堂本抄補於末

唐文粹跋

文苑英華屢引川文粹而其間每爲文粹不載之篇疑不能明久之頃讀彭叔夏辨證第五卷名氏條有云近世眉山成午編唐三百家名賢文粹乃知川文粹者指此爲記於帙亦讀文粹者所當知也果泉中丞得宋刻完全一部未及重刊今其家靳不示人將求善價然正恐未必有過而問者耳

借孫古雲家殘本校闕者十六至十九之上又五十九至六十二又七十三至九十七宋槧雖僅泰半然

亦可見其大槩矣

嘉祐集跋

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自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馬氏經籍考諸家著錄名目卷數無不相同何義門言嘗見宋槧所謂紹興十七年婺州本曾在傳是樓者正如此前明嘉靖壬辰太原府尙有重刻本子曾收之亦然是明允集之真並未亡也後有邵仁法者凡增第八洪範論第十七至末謚法共五卷以附合明允墓誌哀詞等稱二十卷之數餘十五卷中又往往有增入之篇全非本來世間通行大率其本而



明允集之真於是幾亡矣至其名目改云蘇老泉先生全集爲同時閻百詩所笑載潛邨札記第四卷中說甚是也邵乃更造凡例數則反謂之依宋本改正思掩其失豈不益可笑哉觀者勿爲所惑可耳

周益文忠公文集跋

首列周益文忠公文集總目凡省齋文彙三十卷平園續彙三十九卷玉堂類彙十三卷政府應制彙一卷歷官表奏五卷奏議十二卷奉詔錄四卷雜著述七卷書彙十四卷共百二十五卷又附錄五卷年譜一卷總目末有開禧丙寅嗣子綸所書言先公丞相

文集二百卷與曾三異纂集又得許凌彭叔夏羅克宣校正惟日記紀錄頗詳而書彙尤多皆未容盡刻據此則開禧刻本止有此數矣今外間鈔本稱周益公大全集共二百卷而名目卷第多寡先後無一相同蓋出於後來刻本未詳何人所重編校也此本舊鈔有真定梁蕉林相國名印尙是文忠家刊洵可寶也今藏陽城張古餘觀察與古樓道光四年六月出以相示爲考覈而書於帙端

姜白石集跋

嚮者山尊學士見語日子曾校文選亦知吳都賦今



此多字未如學  
者戶藏烟浦二  
語即論氣神心  
生文選中亦有  
况秘香間之左  
大冲乎

本有脫句否予叩其故則舉姜白石琵琶仙詞題中  
引吳都賦戶藏烟浦家具畫船二句予心知白石雖  
聖於詞而此却不可為典要然當時無切證未能奪  
之也今校姚鼎臣文粹至李庾西都賦有曰其近也  
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戶閉煙浦家藏畫舟則正其所  
引矣藏具兩字皆誤又誤舟為船致失原韻且移唐  
之西都於吳都地理尤錯可見白石但襲志書或類  
書之舛耳豈得便謂之文選脫文哉知其所無為之  
一快遂識於姜集後以諭讀者

書尚書撰異君奭後 丁卯

定結案盧氏序書指  
補尚書注疏君奭廟鳴  
呼為裴時二人白下注云  
在本上有人曰字不官是  
何人云其傳在本若即  
據日本山井鼎故文所載  
也案盧氏于釋文致誤  
及錄山札記補城地記等  
書未嘗備此說蓋其家  
以為補述經臣在文釋與  
別註未出此二字山井鼎  
跋在本按其國巨利  
學詩藏本錄未可升  
信而亦無可取若耳

尚書撰異君奭在讓後人于丕時烏呼盧氏文昭及  
某人據正義云周公言而歎曰補公曰二字於烏呼  
上按此盧氏誤於某人之妄說而撰異又誤采之也  
考本篇嗚呼字凡四見嗚呼君已一也公曰嗚呼君  
肆其監於茲二也嗚呼篤棗時二人三也公曰嗚呼  
君惟乃知民德四也四者之中有公曰者二無公曰  
者亦二正義於二有公曰者同云周公歎而呼召公  
曰嗚呼君此釋有公曰之例也於嗚呼君已云周公  
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加一又字蒙上經立文  
而其釋異矣於此經嗚呼云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言



而也者亦蒙上經立文而其釋又異矣此釋無公曰  
而一呼君一不呼君之例也正義此經苟有公曰準  
公曰嗚呼君之例必當云周公歎而曰嗚呼必不當  
云周公言而歎曰也細讀正義截然分明安得如某  
人所說耶且其所說於正義果何據也若據有日字  
則嗚呼君已正義亦有日字亦并應補公曰乎若據  
有言字則本篇今在予小子旦上並無公曰正義於  
此分節以周公言我云云釋之將又何說也須知此  
一經自公曰君告女朕允以下以予惟曰襄我二人  
及言日在時二人及惟我二人弗戡及嗚呼篤棗時

二人一氣承接其不容橫加公曰於中間斷可知者  
某人無足道吾恐其為撰異累或且為經累遂不辭  
為之辨如此

書毛詩故訓傳定本後

玉篇頤渠衣切詩云碩人其頤傳頤長貌又頤頤然  
佳也此為黃門元本一誤而為碩人頤頤傳頤長貌  
蓋其頤涉下而譌成頤頤而已再誤而改頤頤上字  
為其者錯剗頤長貌之頤又譌其成具凡此致誤之

由顯可尋究讀者喜新尙異於是臧琳撰經義雜記  
乃據今日最誤之玉篇以為據鄭箋知詩頤字本重

若銘案今探異本經既  
已引于里賦正處此之  
惟阮氏校勘記于嗚呼  
寫棗時二人句曰在本首  
有公曰二字亦據巨利本  
意銘案此句及下一  
句皆段善為長千  
里有心也懋也  
韻性也類并寂  
是字古亦季古  
一傳尤以段說為  
確



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黃門據之不思經文頎自一字箋頎頎然自重字卽箋明星有爛爲爛爛然之例豈可以證成誤本玉篇爲自箋詩至六朝時如此耶段氏旣因子駿之知改經文之繆而不從然又添改傳之頎長貌爲頎頎具長貌云依玉篇以頎頎歸之傳固有重字之例也俱具字爲其字之譌舛顛倒則玉篇尙在恐傳文亦未容改也

頎弁傳霰暴雪也並無誤暴雪猶暴雨也段云暴必是譌字當作黍則誤矣說文云霰稷雪也未見所出段喜紐合附會因云然耳其注說文亦載此說轉轉

滋謬甚矣又欲改爾雅注消雪爲屑雪尤屬杜撰

書段氏注說文後

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教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造字之本一語必自來小學家師師相傳以至劉歆之舊說而班書承之斷無可易者也近段茂堂注說文則欲易之其易之之說主戴東原荅江慎修書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字之體轉注假借二者字之用又推廣其言詆班此說實爲巨謬且以爲許說迥異於班子見其皆大不然也夫許與班同



引保氏而說之則班略許詳造字之本一語是其略也一日指事視而可識以下是其詳也惡覩所謂迥異者乎至段氏所易之說初無當於保氏何則保氏六藝餘九數等未見有分體用者也何以六書乃獨分乎其無當固顯然矣鄭司農之注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六者平列轉注假借二者交錯於四者之間其不分體用亦已顯然其必與班許同以此爲造字之本更何待言安得獨詆班以實爲巨謬乎故曰皆大不然也嗟乎東原求轉注不得指訓詁以當之而體用之說起茂堂力主體用而造

字之本一語遂蒙詆而遭易吾慮自來小學家師師相傳之舊說倘因此而晦而司農叔重之同於班說者永無由明矣故粗論之如此

書募李處士遷塋文啟後

代金近園

右文二首前欲遷葬李處士天澂公請江都縣及募人出貲者也惟時擬與同志買地法海寺側嗣後天時奄忽人事遷貿因循變易不果厥議今茲乃別營於隆慶叢林後相彼高原安其厚夜標石立碣招魂建巷南城節使之文清河都轉之記所以發潛表微垂示永久者亦既至矣復由集事之後重溯經始之



初區區此心歷歷如昨既感其不易成彌念其不可  
泯爰舉斯文壽諸貞石詩香之壁并位置焉嗚呼處  
士生平窮迤極阨天親終鮮牌合不成似續無從人  
倫缺半以致權厝一棺淹期八稔逮周旋乎闕憾僅  
二三之友朋而杳冥幽獨地久天長牛角倘礪馬鬣  
其平封崇保護仍待來哲不有尙論疇肩斯圖故特  
詳其本末庶幾動覽者示爾

跋徐侯齋與楊潛夫札子

甲申

昭法先生高節世所共推畫山水竹石多爲賞鑒者  
購藏唯詩文深自期許而居易堂集失傳於世并鈔

知其名者矣上沙故居手植雪塔杜鵑花高出簷際  
黃楊樹大踰徑尺尙住先生外孫之裔乃雲仍零落  
竟盡可歎也子家一雲先隴門上刻顧氏墓道四大  
字渾厚淳古直逼漢魏較彼時家云美有過之旁題  
款圖印皆石久苔繡丁丑冬營葬先節母時多留宿  
山中親梯升洗出始知是先生手筆而又歎其博學  
多能如此也先生生平極篤友誼予昔嘗屢至周忠  
介公之宅見畫孝子先生六十白雲思親圖立幅尤  
爲用意之作惜已歸他氏然距今卅餘載偶一想像  
宛在心目也此卷之妙自在流出其與楊潛夫交際



思適齋集卷十五  
三  
舊跋詳之輒復旁贅用資軼聞

題江良庭先師遺札冊後

廣圻自乾隆庚戌春執摯於先生在門下者十年見與手札時時有之每隨得卽散置所讀書帙中嘉慶己未先生歿檢點出之僅此十餘通耳嗟乎先生以一代醇儒不棄廣圻之不才居平獎誨特勤勤焉今先生徂謝廣圻又困頓荒落竊自懼師法之失矣惟揭此冊于座右庶幾典型未遠以勗厲于萬一云

思適齋集卷十五終

思適齋集卷十六

元和顧千里澗蘋

碑跋

跋石鼓文

太學石鼓磨滅已甚此舊拓本神采奕奕深可寶貴予嘗讀古文苑第六鼓文爲卅里卅必當釋作三十爲卅里者小雅六月之于三十里也鄘詩作于楚宮作于楚室二于字張載魏都賦注引作爲或毛詩于三家詩爲字歟鄭注聘禮記云于讀曰爲法士冠禮云于猶爲也古于爲通用施武子知鄭樵連上文讀



思適齋集卷下  
一  
鼎爲卅里之非惜不舉小雅成文證之輒書此以待  
古餘先生是正

跋焦山鼎銘

右釋文據金石文字記案此鼎所釋各家不同近日  
翁覃溪氏撰爲專書言之詳矣立中庭之上一字覃  
溪以爲內門二字合寫非僉字其說是也內門卽入  
門內入古今字耳又以右爲左右之右非佑享之佑  
引禮記及周禮注史由君右說之殊爲未審何以言  
之禮文明言由君右者是史與此銘下云王呼史始  
相當非在入門以前也蓋此右者導也見爾雅釋詁

於侑爲古今字讀當云南仲侑卅惠入門且凡右之  
見於他器者皆當準此覃溪承汲郡呂氏跋邠敦之  
誤又薛尚功所載諸敦中有一器云宰辟父右周立  
周者作敦之人宰辟父但侑之者耳乃名之爲宰敦  
父敦亦由不知右字之義故有此誤也烈考上家亭  
林先生云蝕一字覃溪云詳其篆勢朕字也當存之  
以備考嘉慶甲子三月與袁綬階同游焦山寺中拓  
此以歸八月索陳曼生畫圖并裝之入冊而書其後  
將以質廉山萬明府云

跋祀三公山碑



此錄字原皆篆文  
刻時改填寫

此碑無前人釋文近大興翁氏兩漢金石記青浦王  
氏金石萃編所載皆不免譌如第四行乃未道本  
祖兕原兩家皆誤釋求作來巽卽要字極明晰王誤  
釋作叟祖翁誤釋作視第五行吉下是 字翁誤釋  
作与而王仍之不知此碑有橫畫末向下曳筆例皆  
非也又第三行高下諦觀是并字次橫亦向下曳筆  
考章懷注後漢書陳忠傳隔并屢臻云謂水旱不節  
也故此碑云蝗旱隔并隔隔同字兩家皆誤釋作我  
全失其義則尤非矣奠上似是敬字其左<sup>レ</sup>右<sup>レ</sup>尙  
可辨識王闕翁存上半作林亦非趙君晉齋分我拓

本藏弄數年今始一讀詳書別紙而併裝之至第五  
行東下龔字翁記所無計必刊時寫樣失落未必覃  
溪家本獨少此字也

跋元延二年銅尺拓本

古尺流傳於今而爲世所見聞及之者有二漢尺建  
初六年慮僥造者藏於曲阜公府晉尺有款識云周  
尺漢志鎡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普同者未  
知尙存否而畢良史拓本無恙亦載於沈彤果堂集  
固皆以爲絕無而僅有也近江都秦澹生太史得尺  
一其文云長安銅尺卅枚第廿元延二年八月十八



日造案元延二年爲漢成帝庚戌歲下距新莽始建  
國元年歲在己巳尙有二十年又下距後漢建武元  
年歲在乙酉通前凡卅六年又下距章帝建初六年  
歲在辛巳首尾共九十二年然則此尺非但古於慮  
僂尺幾及百載卽使鎡歆隋書律志云王莽時建武等尺再出  
亦皆造在其後誠爲希世之寶者也又案長安縣京  
兆尹所治於成帝時爲京邑是當日天下行用必皆  
準此今較驗拓本慮僂尺及畢良史款識中晉尺制  
度長短無少差異想見成周遺架西都猶在子駿博  
物得爲依據遠逮二千年後執之以上定周尺可信

其精確而無疑矣爰詳書之至於他尺羸縮強弱之  
數孔東塘以下各家咸著考辨分刊略盡茲不贅述  
云

### 跋重鐫天祿辟邪字

嘉慶癸酉予作客冶城山館偶游骨董鋪獲天祿辟  
邪字拓本數通分一贈居停孫淵翁然考其果屬何  
刻則不得也他日又見其鋪中有明嘉靖七年知南  
陽府事楊應奎重鐫漢汝南太守宗資墓前石獸記  
一紙復買歸讀之始知楊守郡於北郭三里許土人  
所謂漢宗資墓石獸細尋其字無有乃以汝帖舊文



思通齋集卷十一  
四  
模而鐫之因言於淵翁相與恍然今年長夏無事偶  
讀大興翁氏兩漢金石記所考以爲此本州輔墓石  
獸膊字王案汝帖誤題宗資今日所傳從汝帖所摹  
取深歎覃溪鑒別甚精但惜未見楊記文故不能囑  
言委曲耳且宗資墓獸自有刻字旣細尋無之恐其  
爲他墓物而遽信土人語又不辨王案誤題重鐫以  
實之則楊之孟浪矣計楊記刊石必尙在南陽故舉  
以爲談古刻者告

跋蜀師甄文

此蜀師甄文也按洪文惠隸續所載甄文五其一云

景師造蜀師之稱與彼同例可知也近世甄文出土  
甚多而此出在先今仍歸揚州小琅嬛仙館裁以爲  
硯旁刻跋語綦詳唯云揚州當三國時多爲魏據似  
有可商考宋書州郡志言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  
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又言江都縣三國時廢則非  
魏所能據也魏文黃初六年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  
濤而還故城謂廢城僅至便還非所據抑可證也吳  
孫韶曾爲廣陵太守蓋於丹徒隔江遙領至五鳳年  
閒孫峻當國時使衛尉馮朝城廣陵不就同時拜吳  
穰爲太守城旣不就穰亦無從莅治矣然則廣陵魏



思通齋集卷十一  
吳皆未嘗據又非遞據而有多寡之可計也杜氏通  
典言魏以廣陵爲重鎮當指魏移治淮陰之廣陵而  
言乃確吳亦以廣陵爲重鎮是則孫韶領太守者也  
同時各置重鎮非關實土遞據故其重鎮終始自若  
未嘗遞廢也然則廣陵實土斷在宋志不居之間無  
疑矣餘山吳君以搨本命題偶觸所不安但舊學多  
所遺忘行篋且乏書可檢而就臆說率記於下以備  
識者訂而正之

跋漢永壽礎爲李君摩崖刻字

前者仁和龔定菴孝廉示我此刻并所釋文閱四年

至今余別得一通打本較善諦觀知第二行永字下  
元年字上爲壽字或釋作嘉非也漢無永嘉紀年冲  
帝自是永熹史繩祖學齋佔畢所言是矣且此本下  
半左口右寸固可辨也五行尙字下巴字上爲苻  
爾耶三字苻卽符爾卽璽也漢隸竹竹多通用其借  
爾爲璽者與隸釋成伯著碑云委位捐爾讀當同洪  
文惠未加釋而婁機劉球更無知收此字者此本下  
半不見土字形或竟釋作璽亦未是也余謂取彼互  
證正足廣自來言隸體之軼聞亦殊可喜也此刻自  
來未經著錄昨建寧夏玉甫又告余連收數本皆新



思通齋集卷一  
拓必近日始搜得而摩崖何地仍未審余謂王述菴  
侍郎跋鄱君碑有言自褒城而西南凡三百餘里懸  
崖絕壁漢唐題字隱見於叢莽閒連綿不絕可悟必  
出棧道中亦可悟尙不止此惜邁嗜古深癖若二三  
同志者一悉心細訪爲墨林多增勝緣也

跋新刻漢石經殘字

往者伯淵孫觀察得漢石經尙書殘字宋拓本爲孫  
北海故物嘗賦七言古詩一首又嘗定之爲越州石  
氏本作長跋手書後幅極所珍愛每置坐臥小室中  
閒出示人詫爲銘心絕品翁學上覃溪亦曾題之以

得時在後未及載其事於兩漢金石記也嘉慶戊寅  
春淵翁化去聞其家收藏頗有彼時惡客竊去者厥  
後又遭何人誑借失落不少淵翁之弟相繼俱歿無  
從審石經亦在此數否耳又七年道光甲申夏予重  
至冷城山館訪舊見其兩少君大者僅十七歲偶詢  
及之殊惚恍不自了了但云今已無此而已於是予  
旣悲知己之難可復作又歎長物聚散乃不幸而若  
是不自知其涕泗之交橫也越月而雪峯陳君屬跋  
其所刻雪峯向識淵翁者也遂舉而著於後他則雪  
峯自題及諸家所題能詳之矣故不綴焉



思通齋集卷十六  
跋谷朗碑

谷朗碑歐趙俱有而全文始釋於大興翁氏兩漢金石記厥後孫淵翁錄入續古文苑復爲之補缺正譌其石聞在湖南耒陽縣東五里社公祠中搨本絕少故青浦王氏萃編未收予近覓得細讀一過第十行戎車下隱然婁駕二字猶可辨識翁氏缺釋續苑婁字得之駕字作起則補釋誤也淵翁又有補萃編未成當舉此以告之獨惜朗子吳臨海侯相碑亦見於趙錄云無年月附於其父碑之次者未有彼土好事搜訪出之以決歐跋稱爲永寧侯相不同之疑耳爰

附識於此

跋李苞通閣道題名

泰下一字自宋慶元初晏袤已云不顯而定其爲魏明之泰和錢潛研云但史作太和本一字古今文異爾翁氏兩漢金石記則以爲隱隱尙有畫痕可辨確是始字非和字也而定其爲晉武之泰始予得此於白下伍詒堂裝挂齋頭居停孫伯淵先生同翁說遂記諸上方

跋脩佛龕頌

右隋劉瑞等脩佛龕頌先後著錄家皆未見友人葉



紉之得一拓本已經翦帖又曼患不易讀予從之借來累日玩索遂獲通曉開首五行必有石泐無字之處裝人割弃其紙遂不成句讀故佛龕所在末由見之自第六行是稱形勝以下則尙可循誦駢麗諧穩然無撰人姓名或當在割弃無字內也其序有周統壹以下四句言周武滅佛也皇隋撫運以下四句言隋文復立其教也事具於史然則佛龕造在周前瑞等特脩之耳故下文云共加瑀飭也皇后字亦如聖上空格晉王句與儲宮對文當時風氣不知其非亦事具於史無庸贅述矣其敢作頌云下習坎 亦空

格蓋頌文不跳行故以此爲別也頌四韻一轉三轉至傳燈未央而止以下皆題名細驗其紙俱無跳行無空格蓋獨與他造像碑異式也題名之稱謂自邑師以下則與他碑大略多同其云邑主婁成舉縣君李敬如妻作婁皋作舉皆別體字也其云前下士柳士直乃宇文朝官而入隋未仕者也書銘人雜在題名中予始表而出之筆意殊朴雅烏丸子榮雖無可考觀周書王軌賜姓烏丸氏及廣韻烏下載周上開府烏丸泥則亦北朝望族也蔣文欣當卽序內之蔣聞欣而文聞不一序言敢作頌云而題名言書銘人



思通齋集卷十一  
九  
頌銘亦不一古人多不拘如此最後一行題歲次甲辰年是爲文帝之開皇四年以隋唯有此一甲辰而定之也其中尙有不能辨識之字然不及二十之一爰手摹一本以便傳觀且寄示建寧夏玉甫俾錄入補金石萃編庶世閒知有此刻或遇同好蒐訪再出則更一快事矣

臨竟葉君裝作副本因思雖經剪帖或尙有痕迹可以推求原石行次復并借來從紙之連斷處反覆計算豁然知其每行卅五字首末共廿三行又驗以橫裂石文亦爲吻合因鈎乙之而標注於上方首行全

無次行三行亦不具第四行割弃首一字第十二行割弃中一空格餘皆完好也其書銘人三字在第二行盡處當連上邑人張車懃讀與第十九行盡處云邑人張士文施手同例施手殆謂出錢雇刻字人也向讀以書銘人下屬緣未晰行次致有斯失亦碑本貴完整之一端歟

### 跋唐殘碑

甲申二月過夏玉甫胥門寓樓出示此碑蓋打本祇有上截十餘字而經剪帖者也就十餘字中亦多曼患復不免割弃其成句讀者甚少姓名紀年均不可



見其首標題諦視之隱隱見大唐故光祿大夫上柱  
 國并州都督□□□字跡而已其下序云上參造物  
 望風力而齊轍者謂有功唐初也云涪陵郡公又云  
 □沂二州刺史又云周贈少保柱□者皆其上世也  
 云梁泉縣令奉身清□處物□平者其起家也云上  
 方溢公撫全闔境審候空昌期遵卓令之高軌者謂  
 隨亂而歸唐也云上司馬加授柱國二年正月授兼  
 攝陝東道行下者謂武德年也元年十二月加秦王  
 太尉陝東道大行臺此所授兼攝乃行臺之屬官而  
 行臺即廢於武德末也云資參乘之勞又云授殿中

下又云匪懈為心又云晉王流眄者皆其累官中朝  
 之事也云殊榮既總誠盈斯□者謂其致仕也云上  
 第春秋六十有九者謂其致仕而死也云上舊前王  
 之令圖以下至官給者皆贈卹詔文而中不全雖存  
 故光祿三字及使持節都督并六字餘仍弗具也云  
上徒公觀王雄之女也者其配也觀王雄隋書有傳  
 者也云柱國蠡吾公承基等者其子也云上以虛薄  
 側奉清塵者撰文人自謂也云軒丘錫字以下者皆  
 銘詞而中未俱不全也考此碑金石家未有著錄舊  
 新兩書列傳諸人又未有適相當者或疑其為昭陵



各碑之一然詳玩文意亦不似陪葬也姑撫其略而說之以俟能博識者或更得完善打本當有可考矣

### 跋萬年宮銘

此銘淵翁載入其續古文苑初據新拓本闕文與萃編相似適予得此紙審諦補正所少僅十許字矣淵翁喜而爲署其首時嘉慶壬申歲也忽忽及今十餘載重一展玩恍已隔世斯人不作風雅日替可慨也夫

### 跋碑陰

下列第十行左領軍將軍金仁問末二字雖稍損然

隱約尙可辨識萃編妄謂疑薛仁貴大謬而錢潛筆跋尾讀作李仁口亦欠審諦也考金仁問爲新羅王金春秋子法敏弟在唐宿衛者姓名書於新唐書高宗紀新羅傳其事跡載於朝鮮史略彼云新羅主勝曼時遣仁問如唐宿衛時年二十三證諸唐傳永徽元年也又云金仁問卒于唐在嗣聖後九年證諸唐紀周天授三年也又云仁問七入宿衛凡二十二年此碑陰題名爲永徽五年事上距元年不遠其當爲金仁問無疑矣

又考平百濟國碑副大總管左領軍將軍金□□萃



編云泐其名無可考予嘗借得墨本驗之亦仁問也  
朝鮮史略書是役云唐以蘇定方爲神邱道行軍大  
總管金仁問爲副總管伐百濟極爲確證其時顯慶  
五年所題官仍爲左領軍將軍新唐書新羅傳於咸  
亨五年稱仁問官爲左驍騎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  
則在此後必以平百濟而加耳

跋唐平百濟國碑

此碑著錄實始於金石萃編今青浦收藏全歸長洲  
汪君閻原爰從借此一種用萃編讀之而知今本已  
非述菴少寇原本也萃編著錄碑文共計一百十七

行首尾俱全今本則篆額之後首一行起器言爲物  
範至氣馥芝之充其前皆無之以字數計算尙少卅  
六行其非一也萃編有洛州河南權懷素書又有顯  
慶五年歲次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今本  
亦皆無之其非二也萃編有三韓洪良浩跋語二百  
餘字今本亦無之其非三也況萃編少寇自跋云前  
段七十餘行俱完好闕字無幾後五十行則大半泐  
矣今本則前後一律曼患反藉萃編方可依稀相驗  
倘使爲著錄原本彼時何從如此釋出又安得分前  
後爲完好與泐耶推原其故必少寇所得有洪良浩



跋者係東國舊搨全文晚年耳目都廢弗克檢點爲門下客將今本不全新搨偷換之耳其外面籤上標除闕不算僅存十張未知出何人手然與著錄者不合正自顯然故爲詳書委曲俾將來觀者不致疑惑但三泖漁莊故物竟不審流落何地惜弗獲在藝芸書舍許我縱觀也

跋龍龕道場銘

此銘刻於聖歷年多用武后字前人所說或多或寡予合集韻等書考定爲字十七其見於此銘者十有二圀而迺爾<sup>①</sup>璽羣壑舌蘭蓋<sup>②</sup>是也其餘又有當

時俗體在其間如十五行經下霑字廿九行於下行字疑不能明然與武后字卻無涉俟讀者詳之

第三行可以神事絕於筌蹄句第廿一行脩六道之緣句皆落一字第十八行不感留南感是惑字之譌必書丹時所誤不復刊改故如此耳文筆亦拙累彼時粵土尙陋無足怪也銘在羅定州之龍龕其地旣僻又刻在摩崖不平正椎拓甚難翁覃溪撰粵東金石略亦未載可見矣近修通志儀君墨農親至洞中摹之入局可稱好事頃因墨農譚及此事乃尋出篋中所藏趙晉翁相贈之本屬初翁錄此一通子復爲



之審正視外間傳寫釋文訂正五六十字但不知通志稿所讀如何

跋鄭仁愷碑補金石萃編六十八卷作

右鄭仁愷碑唐書宰相世系表第十五上鄭氏有仁愷密州刺史則其人也上一格弘諒則其父也又上一格子裕則其祖也接仁愷下一格首愛客又秦客又齊客又知十又洪一名盧客又越客一名固忠又慈明又邠卿又信卿則其子也載於表者止此以碑證之尙有曾祖□育周議曹□□□騎中□□□□□守足增表之闕也又碑尙有次子智廣在固

忠前故云有子十人而表不列以其出家也其餘可以參考表者甚衆茲不具論碑首行云唐故密亳二州刺史贈安州都督鄭公碑并序亦正互見表之未備碑次行云通議大夫行國子司業兼修國史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崔融撰中□暹書舊拓本有王少寇本無金石家所當詳也碑末行云大唐景□中亥朔廿八日建亦所當詳也至前後多出之字在唐文二百廿卷合而觀之可以知舊拓本之勝王少寇本遠矣萃編此碑且失其跋率書以補之

跋唐碑三種



道光庚寅之歲初之得趙晉翁竹庵盒藏唐碑三一  
爲開元柏梯寺碑二三爲貞元演公塔銘及淨土寺  
西院和尙塔銘雖平津訪碑用仁和趙氏拓本入錄  
然仍無地名也以予考之柏梯寺當在山西省蒲州  
府虞鄉縣演公與淨土寺二塔皆當在河南省河南  
府鞏縣均足以補前人所未及矣

唐演公銘鞏縣尉楊叶撰

### 跋王慶墓誌銘

右唐故朝議郎行登州司馬上柱國王府君墓誌銘  
無撰書人姓名其略云公諱慶字弘慶東萊掖人萬  
歲通天元年白虜趙趙天子詔左衛將軍薛訥絕海

長駟掩其巢穴飛葦挽粟霧集登萊監軍御史范口  
成揖公清幹乃密表馳奏俄除朝議郎行登州司馬  
仍充南運使聖歷年運停還任以神龍元年卒開元  
九載葬於掖城東南五里岡掖山之陰此誌山左金  
石志未收亦不見他家著錄殆近日出土也白虜當  
指李盡忠孫萬榮而舊書薛訥傳新書訥附父仁貴  
傳俱不書絕海事得之可備異聞也

### 跋乙速孤行儼碑

醴泉縣乙速孤三碑晟已亡神慶行儼存此卽行儼  
碑搨本殊精可補萃編闕字新打者曼患不足觀矣



碑有左除漆州扶驪縣令舊唐書十道郡國志漆州  
貞觀十六年置有扶歡縣屬江南西道新唐書地理  
志屬黔中採訪使元和郡縣志黔中觀察使有漆州  
漆溪下以南有漆溪水爲名扶歡縣中下以縣東扶  
歡山爲名餘書尤多不可枚舉而萃編乃云並無此  
名何耶

### 跋道安碑

嵩陽石刻記康熙初年所撰言道安碑萬歷時雷震  
爲兩截文甚模糊不可讀故金石萃編僅載半截了  
無首尾但每行三十字而已予所見皆然此紉之葉

君所藏舊搨本獨此具存多出之字過半外且殊可  
讀然則足以傲君家井叔無論青浦也

### 跋神寶寺碑

此碑序望魯開基與基公塔銘正同皆基字避嫌名  
而缺末筆也至序大雄有以見郡生銘徧看郡有二  
群字俱作郡然文中他群字亦不如此則當屬誤書  
矣撰上字寰上姓名不可辨識字寰者所謂一字字  
也錢氏跋尾讀爲李寰又疑爲子寰皆非甲申二月  
借此本於芸擘仙館校正山左金石志數十處唯字  
字志未誤拓本尙明白可證遂記之又訪碑錄亦云



李寰乃承潛孳之誤又嘗見某人言刺史盧諱全下是義字亦日驗而知其謬也

跋馮鳳翼等造象題名

右題名每行七字存十八行爲字八十八其人名可見者五馮鳳翼莫順之王忠謹杜元璋魏思泰證以華塔寺梁義深等造象而行款字畫無一不同必同在塔上石佛坐下也梁義深題名一石凡九人所有之李善才杜懷敬馬元收蘇仁義與此一石之馮鳳翼莫順之皆見於開元末內侍省功德碑一百六人之內其餘不見者殆過半功德碑多漫泐非可盡知

矣然則二石同爲一刻在開元時無疑關中金石記寰宇訪碑錄及竹嶠盒目錄俱誤謂梁義深等應是武后長安時人王氏萃編嘗言其非而猶附列於王璿之次錢潛孳以爲無年月仍不入開元亦失考功德碑故未能確指耳今因此石而併正之且疑塔上尙不止二石當有年月造象緣起分刻他面或已損或失拓則非親至其地日驗之不能明也

跋內侍省功德碑

頃偶得此碑以勘金石萃編補正數十字首行題署撰字之上御字之下皆損泐人名俱不可見黃叔琳



金石考以爲御撰御書授堂疑其未必者蓋是述菴  
侍郎云次行有御書字諦視頗不甚確也信乎拓本  
之耐人尋玩矣

跋任令則神道碑

此碑李北海書天寶四載建卅行每行五十五字諸  
家著錄皆未見近年武功令段君嘉謨得之於文廟  
宋人用其石刻大觀聖作碑而碑陰尙存此文也字  
旣曼患拓本又草率讀之大半不能成句其公諱令  
則字大猷獨完好下云本樂安博昌因居官今爲西  
云考元和姓纂樂安博昌任氏西河任氏同出是

次行必接河

云

也姓纂復云又居成都故銘詞言

歸途劍閣而序則亦在闕字中矣十五行有時吏部

尙書朔方口使王公

云

十六行有康待賓

云

十

七行有命舛莫登

云

考王公者王峻也舊唐書本

紀開元九年夏四月庚寅蘭池州叛胡康待賓安慕  
客爲多覽殺大將軍何黑奴攻陷六胡州兵部尙書  
王峻發隴右諸軍及河東九姓掩討之秋七月己酉  
王峻破蘭池州叛胡殺三萬六千騎辛酉討諸酋長  
斬康待賓新書本紀亦云己酉王峻執康待賓其詳  
在舊新書峻兩傳又通鑑二百十二卷同蓋令則卽



思遠齋集卷之六  
三  
峻所發諸軍之數與有勞焉而不及敘功故言命舛也十八行有乃奏公口前相國李公元紘討之舊新元紘兩傳不載此事考元紘以十四年相十七年罷事當在十四年之前其稱前相國者據撰文時言耳詳令則官位不顯事跡亦無大關係獨賴北海之文與書歷千餘年後其名晦而復顯此古人之所以欲托壽於碑板歟拓本爲同里葉君紉之所得戊子冬出而共讀輒舉所知以相質葉君手釋其文因書諸下方

跋元林禪師碑

考訂石墨無他巧妙不過善讀本文而已所識老輩擅場著名零落無存予僅六十五經歲久疾道光十年閏四月廿七日更嬰類中手足口舌不由主張旦夕化去此事竟廢六月廿二日紉之走問告以新見是碑有獨步鄴中之句因觸安陽金石當載之客退喚十四齡孫查檢果得於第四卷前具列本文後係以跋云右碑無書人名氏其字勢勁拔類李北海凡正背兩面皆完好初壅土中募役夫出之前列監察御史陸長源撰長源舊唐書本傳乾元中陷河北諸賊因佐昭義軍新唐書亦云始辟昭義薛嵩幕府蓋



長源於此時從薛嵩故得在相州撰是文而新舊兩  
史皆不著爲監察御史是於佐幕之職從略矣碑載  
元林禪師堯城人俗姓路氏依龍興寺解律師學業  
居靈泉佛寺景龍三年敕與元散同爲翻譯大德累  
表懇請詔許還山龍興寺見河朔訪古記彰德路北  
關外古寺坊東龍興寺寺前豐碑一通是爲隋龍興  
寺也予旣不能爲讀碑之難不得已爲讀志之易亦  
覺使我了了志又云在善應山則他書皆未曾及尤  
非官此土不克道其詳蓋善應山卽所謂元林神道  
西北隅距靈泉寺不遠碑中詔許還山指斯山也迴

憶予初收此嘉慶甲戌秋將離白下匆匆寄家倏忽  
十五六載乃始一啓篋病眼昏花僵臥枕上展開尺  
許便失所視雖摩挲舊物徒增感懷翌晨力爲此跋  
以塞紉之之意云爾

跋晤臺銘

說文百古文百从自與此銘百正合第一畫雖稍剝  
蝕然具存可辨而萃編乃云百字竟書作自亦所未  
詳疎舛甚矣

記題三墳

潛孳跋此記疑豁昊等字爲宋時重開之譌但少溫



他碑準以說文其偏旁皆不免舛鑿未必非本來如此也  
末行上損四字其下悉於石並無恙揚工省紙  
故祇存少半耳

跋貞一先生廟碣

右大唐王屋山中巖臺貞一先生廟碣衛憑文薛希  
昌八分書并額額八字有唐貞一先生廟碣篆書貞  
一先生司馬承禎賜諡也承禎碑開元御製今不傳  
此則猶子河東郡寶鼎縣主簿綱造廟所立無年月  
未有正書一行題紹聖元年山門都監道士崔可安

重立及王屋縣尉李阜權縣事王評名又云中嶽李  
中卿則刻字人也碑云尊師諱子微字承禎舊新兩  
唐書隱逸傳云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互異按承禎  
之兄名承禕其書潘尊師碑自署弟子司馬子微而  
贈制亦稱故王屋山道士司馬子微蓋本名承禎入  
道後則名子微也碣又云法號道隱兩唐書傳及雲  
笈七籤李渤真系所撰貞一之傳皆未載寶刻類編  
第八卷姓名殘缺三有河內道隱貞白先生碑陰述  
并篆書注天台峯白雲道士據此知卽子微矣額左  
右又有崇寧乙酉宋人題名兩段



跋貞一先生廟碣陰

右坐忘論下署敕贈貞一新唐書藝文云道士司馬承禎坐忘論一卷又道藏去字號有之白雲霽注司馬子微得道之語卽此論也上清三景弟子女道士柳凝然趙景元唐長慶元年遇真士徐君雲游於桐柏山見傳此文以今大和三年己酉建申月紀於貞石又薛元君昇仙銘晚學女弟子柳凝然自天台謁朱陵感慕芳德敬爲銘皆在貞一先生碣陰左行王屋山玉溪道士張弘明書未有元祐九年崔可安重立石等題名其先又有盧仝字未詳高常嚴固元和五

年題名篆書十大字在上方尙完好又有劉明俊郝文盧朝等題名正書在左方則爲加刻論文所掩僅露行閒耳

跋温佶碑

右唐故太常丞贈諫議大夫温府君神道碑牛僧孺裴潏書篆額人姓名闕失末署大和七年歲次中日

缺

戊午建予得一通紉之爲釋出復屬予覆勘按碑云温氏裔顓頊爲己姓其後有平佐夏滅窮厥用胙土子孫因闕其邑而仍其侯考宰相世系表及元和姓纂古今姓氏辨證書皆云温氏出自姬姓爲叔虞之



後虞恭公碑亦然皆與此不合未詳孰是也中間文多曼滅其約略可識者如云卽南鄭公之長子也謂

佶父景倩南鄭令也見世系表舊書造傳云祖景倩南鄭令云卒

於鄴城之成安里第謂佶後居鄴也見新書佶傳云

子男字人曰邁曰邈曰造曰遜曰下而造傳及世系

表皆但有兄邈弟遜證諸碑下文言尙書名造卽諫

議公之第三子當以此證史之未備矣餘見盧抱經

跋語及錢潛研集者不復贅惟盧錢皆未見末行大

和七年字耳寶刻類編卷五裴潏下著錄云洛舊書造傳

云河近日畢氏撰中州金石記失載寰宇訪碑錄僅

稱仁和趙氏拓本蓋不易得故銘詞笑言委遲委下有音威二小字而談碑刻旁注者曾未舉及也

跋二體石經周禮

北宋嘉祐二體石經中州金石記云今僅存周禮卷

一及卷五中數石在陳留此拓本六紙一起大宗伯

二起肆師三起司尊彝四起典瑞五起典祀六起職

喪皆卷五唯末紙接連者第六卷首之大司樂耳似

少畢秋帆所見之卷一也又聞孫淵翁言其仲弟名

衡官河南河工通判曾搜得禮記一種惜當日未曾

索取不知凡幾石則爲諸家著錄所無僅載平津館

案前章諸位和齋集卷五  
六跋石經禮記云嘉慶丁  
卯許果嶼內佛寺碑陰得  
嘉祐石經禮記石經正陽  
州路屋衝於水車坊置



開封學宮石已極妙凡六層  
每行篆楷皆十字自曾子曰  
不功不稅節起至曾子而後  
百餘從者口禮與止其篆於字  
皆作鳥其字皆作篆其也書  
亦不及周官楷法得度永興  
辛亥

續萃編而已又載周易尙書二種未知出自何時訪  
碑錄亦有之云在祥符紉之嗜碑成癖書而貽之以  
待他日墨緣

### 跋葉紉之金石拓本冊

吾友紉之篤好金石最勤搜訪計前後所獲之數與  
近來收藏諸名家約略相埒而出於王少寇萃編未  
著錄者正復不少暇日取六朝至五季誌銘造像題  
名等裝潢手定目次共一百五十餘種而凡豐碑大  
字則皆不與焉戊子四月予同仁和江秬香過之縱  
觀予曰石於物爲壽有時而泐彼自漢以下大書深

刻杳不可見者何限況小品之尤難久存乎斯固人  
世代謝之一端而有心人所欲及今爲之收檢者也  
秬香亦同嗜不以予言爲癖遂題記於後

### 答葉紉之論廣惠廟碑書

附

紉翁足下所尋出整碑一平江府新建廣惠行祠記  
斷碑一少下半正背分刻使府免稅之記及公據首  
皆云據府城張真君行祠教院住持僧嗣芳狀末存  
咸淳陸年柒月二者吳中金石家未見按乾隆十三  
年志云廣惠廟在雍熙寺東祀烏程刻本誤祠山神  
張大帝宋慶元三年建莫子純記其言甚略今得是



思適齋集卷十七  
碑可以證明矣予謂府城張真君行祠當卽廣惠廟  
張真君當卽張大帝蓋本爲一廟之碑其同云行祠  
可見也草草奉質高明以爲何如

思適齋集卷十六終

思適齋集卷十七

元和顧千里澗蘋

策問 壽序 碑文 硯銘

策問四首

問經國治人莫善於禮古經散佚漢儒掇拾淹中曲  
臺授受源流篇卷最目能指數歟康成始合三禮義  
疏之外學者論撰極博能約舉其大概歟大戴之記  
師說罔存與小戴之異同者曷在王肅聖證與鄭相  
難此兩家之是非者何若威儀之委曲名物之形制  
唯圖爲易曉古今作者厥有幾家或存或亡宜可得



而條疏也儀禮中有燕聘公食大夫未嘗無天子諸侯之事而世多以士禮目后倉何歟自漢而後代各有制叔孫通曹褒以下無慮數十百人其所議定史志詳矣孰因孰革孰得孰失可得而言之歟說者稱江左五禮梁氏爲備當日分撰姓氏條目卷帙尙居然可知歟唐宋以來所修撰者若開元政和等書今皆具存能詳列其本末歟外此若通典會要等書乃考禮者所必資能臚陳其綱領歟通禮之作昉於何世朱子欲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其大致何若儀禮經傳通解何時始成家禮爲一家之書見於

自序而諸氏書儀乃前乎此其所損益又何若也問錢貨之興遠自三古夏殷以前其品何若禹湯金幣事出何書周初圜法厥府有九能知其制歟景王大錢解者不同能定其說歟逮至秦漢半兩榆莢八銖五分四銖三銖赤仄五銖之類變改非一能臚陳其所鑄之時歟洎乎新莽屢有更造所謂錢貨六品布貨十品與夫前後大小諸品能舉列其所改之名歟五銖之目雖昉于漢而後世承用頗爲最久其問若魏晉若南北各朝孰爲沿革司馬芝孔琳之徐爰孔顓元澄楊侃等諸人之議具在正史宜可得而詳



思通齋集卷十七  
覈也又同此五銖而或云太和或云永安或云常平其所以不同者曷在外是而直百當千大貨六銖五行大布永通萬國之屬其形製時代奚如宜可得而徧稽也唐之武德廢五銖而創開通元寶當時論者謂之最爲折衷二者相較其輕重大小有異者何如乾封泉寶乾元重寶等亦唐鑄也其所行所廢又何如願一一而統言之自唐及宋多用建元之號爲文而溯其初始厥在何代面幕兩皆有文或兼題其地或兼題其輕重或兼題其貴賤種別不同無慮數十百品願一一而析言之

問通知古今必賴羣籍自漢以下每代書府各有掌故能厯指言之歟劉向劉歆父子典校而當日共成厥事者更有何人七略雖逸其所謂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者篇目所存能按其部居分析數之歟荀勗四部較七略之例異同何若江左六朝文儒頗盛若宋王儉齊謝朓梁阮孝緒各有編纂較劉荀之例異同又若何也孝緒七錄之目今尙見於何書隋書經籍志每稱梁有所據者梁之何目唐宋以來撰著尤繁通論公私無慮數十百家能粗別其綱領歟正史於漢隋二志之外有藝文經籍者



僅新舊唐及宋三家而已孰爲優劣能揚推其條流  
歟且宋志之譌舛複重前人類多抉摘彙而言之崖  
略何若晁昭德陳直齋爲鄱陽馬氏經籍一門之源  
兩家各有所長今其書具在宜可得而詳言也

問總集之類蕭梁文選前何所昉與之同例者凡有  
何書可得而悉數之歟昭明去取意指曷在閒登僞  
作厥有幾篇高齋諸子應能別識豈其自有說歟作  
者名氏自史岑王康琚而外求諸載籍固皆班班有  
考歟徐楚金說王簡栖之名是中非巾果何所據而  
云然也李善作注爲此書功臣其發凡起例俱自列

於注中通前徹後條有若干其援引之書大半亡佚  
依四部而列之故書雅記種有若干此諸書者果唐  
初釐然具在乎抑崇賢別有所自出乎願剖析而言  
之善所未詳百有十四後人間有補爲之說者其當  
否何若宜可平議也爲音義者厥有幾家曹憲之學  
乃善先河單詞剩義亦尙有存焉者乎說者謂宋世  
盛行合併六臣之本而善之元書遂微今之六十卷  
復出於何時重定於何手果能無失其舊乎凡與五  
臣孰爲異同長短孰爲交錯紛互能條分縷析一二  
臚陳之歟專集所傳史書所載較此正文出入不一



思通齋集卷一  
四  
豈昭明崇賢固然乎抑流傳歧乎其得失何如宜可揚摧也善引舊注有灼然易知者有終不能明者總而計之共有幾科分而數之各有幾事也後世通儒如洪容齋王伯厚各家著述議論與此書每相關涉能舉其切要而約言之歟

屠母楊太淑人七十壽序

在昔名臣每有賢母子政傳記以來蔚宗正史而下班班籍籍粲焉徵信古誠如是今亦宜然其唯錢塘屠太守孟昭先生之有母夫人楊太淑人也太守弱冠鄉舉負名傑特更因奉命於清平山中讀書數年

嗣成進士入踐詞林出治劇邑撫字四人釐整百務鹽鹹之病除蠶桑之利興大江南北循良居首乃大府交推異數疊膺仍以承養兩引疾不出太淑人仁厚節儉生平著聞自成婦食貧佐理三十載而又識高見遠不以流俗所趨期厥子潘輿方御郝法彌邵其閨門之內雍如也肅如也遐邇人士之論當代母儀者靡不歸重焉今歲嘉平值七十壽辰太守見示奉爵稱觴堂贈言則丁卯五十時所乞之言也不棄千里禱昧且許爲粗識今古謂卽以秋中自揚旋杭欲命爲文充稱慶之數夫鄙人向辱列在忘分雖限



以地異未克登堂申拜而懿德禕行聆於下風者稔矣蓋嘗揚而權之必其有如韋逞籍傳業之教斯學成名立以仕則優也有如崔實受五原之訓斯臨民善績弗愧政論也有如雋生體活人之慈斯文而無害多所平反也有如陶侃遵封鮓之潔斯重慎官物廉吏可爲也有如公甫習猶織之風斯自上下下沃土易俗也有如介山稟能隱之心斯有親與偕不係榮祿也引古證今一二莫罄於以見聖善所關胎材毓雋非是母不能有是子誠哉是言也然則天之所以壽太淑人者豈僅耄耋斯頤黃髮覲齒之謂實將

永暉彤管縷載蘭臺既壽其身以難老復壽其名於無極也海內皇甫謐綦毋邃之倫固當不乏走也自揣無能爲役敢就大端舉其所知臚陳於前敬以爲獻

### 硯銘九首

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不朽耶粥於是以餽予口耶汝爲君子儒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

備書硯銘

良工心苦求容無所曷其焚如去而牧豬

又

風主諷教化下刺上藉曰未知問我石丈

風字硯銘

大白若辱堊而不滓唯有本性可況君子

蕉葉白硯銘



思適齋集卷十七  
知白爾識知赤爾職慎之哉無輕近墨敗爾德也  
書白端硯銘

此中隄虞日一丸長居其北無筆乾勒爾之功永不  
刊

依隱易農吾恃之居位素食吾恥之硯乎硯乎其將  
礪汝以沒吾之齒

日萬字墨此可磨得之不復求宣和  
漆沙硯銘

文選讀破秀才守餓  
風字硯銘

思適齋集卷十七終

思適齋集卷十八

元和顧千里澗蘋

墓誌銘 碣記 哀詞 事略

原任安徽布政使降補刑部福建司郎中世襲  
一等輕車都尉蔣公墓誌銘

惟 高宗 仁宗朝簡畀世臣布於列位

而常熟蔣公由州郡歷觀察陳臬開藩兩攝撫篆所  
莅若滇若浙若豫或一至或再至咸有成績朝野方  
謂 聖眷甚隆行將大用踵武前光允符衆望未  
幾移皖乃以公過被議鑄級旋解組歸里久之不復



起而終公諱繼勳字繩武一字培元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肅公之曾孫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文恪公之孫光祿寺卿前戶部左侍郎戟門公之長子未弱冠而應乾隆戊子庚寅鄉試不售用繕四庫館書議敘選授雲南石屏州知州遷元江州擢雲南府知府五十四年伴緬甸貢使入都召見擢雲南鹽法道五十八年丁母艱嘉慶元年甫浙江金衢嚴道六年遭祖母與父兩喪歸九年服闋襲一等輕車都尉授河南糧道擢雲南按察使十三年調廣西陞見奏乞省墓得旨俞可未及之任改調

浙江甫下車卽攝巡撫旣代理藩任其秋擢河南布政使十六年蒙詔褒全汴堤功賞花翎十八年

秋權巡撫監臨文闡其年移任安徽明年緣讞桐城疑獄事降爲刑部郎中公少長甲族稟承門訓凡經世之猷利下之務日覩心識熟習貫弗爰能發軔下僚洊隲方面抒厥蘊蓄見諸施爲逮位益高任益重治益持大體尙醇謹去苛矯至於振卹救蓄勤敏周悉前後凡活金華諸郡亳州諸邑被水民人各數萬計輿誦載興迄今不息觀公所以居官奉職者惟在實心實政上荅國恩下紹家風終始進退必出一



思通齋集卷之六  
轍尚論前代宰相世系表中求人物如公又豈多得哉公生於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歿於道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六再娶俱廖氏子四人嘉琳候補員外郎有痼疾嘉璜早卒嘉璋浙江候補知縣嘉珪太學生女六人壻王賡廖墉章埏李正顏歸衡歸令符孫男五人釗鉞鏞鈞鏞孫女三人卽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嘉璋等奉公柩合葬於虞山南麓廖夫人之兆禮也先期介長興朱學博紫貴持公外甥吳明經景恩所撰行狀來以志委千里學博言曰公內行尤備其大者孝友任卹謙和廉靜人

固共推晚歲家居紫貴以姻家子每侍杖屨親見延接寒素不失禮敬若其知名彌有加焉今誌不屬他人而屬君蓋體公好士之遺意也君其毋辭千里始自念菰蒲樸陋恐非分所宜逡巡弗敢旣承茲命謹按狀敘次而系之銘以納於穿中銘曰

服官卅載得民之思也踐階二品受主之知也去位一眚曾莫之爲也賢孫而材子先德之貽也良吏而名臣後禩之垂也世祿而不朽繫斯文之無愧詞也

清故孝子戈君之銘



思通齋集卷之六  
三  
戈君諱宙襄字小蓮元和人生五歲而孤及長奔進  
取專意以養其節母張太宜人者數十年母以壽終  
君哭泣過哀遂以毀卒時道光七年二月朔年六十  
有三矣執喪甫五十七日子載請於有司以孝子例  
旌卜以明年月日葬於長洲縣七都七圖義字圩之  
新阡禮也配袁氏子二長卽載次堅爲弟嗣前卒孫  
一昌國先期載請誌文於同邑顧千里千里與君交  
且深以爲實應銘法凡君之家世素封具於譜君之  
官以六品候選君之才有集君之學多箸書君之師  
友必名流君之他行率見推於鄉評而皆書之略者

大孝子也其詞曰  
人之行大於孝者而殉是可悼刻此銘爲世教將豐  
後以食報

增貢生漱坡徐君墓誌銘

漱坡徐君旣歿之六載其孤學友得吉卜將奉君柩  
葬於吳縣東洞庭山長圻之先塋郵嚴編修愛亭所  
撰行狀來乞余爲竈銘按狀君生稟至性在髫髻時  
愛敬父母有踰成人見者奇之比長補長洲縣學生  
貢入成均而恬憺進取家居教授特以志不離親也  
其送父終齒已逾艾籲天祈代哀毀盡禮及奉病母



思通齋集卷之六  
四  
曲承歡心晝夜靡閒者四年不自知其勞臯復一呼  
重延旬日精誠獨到迨通神明不其異歟其他若友  
諸弟而推財卹弱妹以盡力致親族之惇睦化鄉閭  
之訟爭一舉足一出言如執玉如奉盈皆本乎順德  
充乎百行觀夫國人所稱願者而識君之爲孝道也  
矣君諱金霖字翔千漱坡其號也先世自宋靖康以  
來爲洞庭著姓逮 國朝鄉飲介賓諱履中君之曾  
祖也考取州同知諱大來君之祖也附貢生諱贊君  
之父也妣嚴氏君卽明經之長子生於康熙五十七  
年八月十二日卒於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年

六十有九配邱孺人有懿行亦以孝聞先君二十七  
年卒以今五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合祔子二長卽學  
友次學信出爲弟後女一適王愷孫六士哲士寬士  
健士選士充士卓孫女二未字曾孫一振奎君在日  
愛亭編脩嘗欲上君之孝行於 朝君堅謝不可編  
修重違君意而止論者每惜之余家珠街里有丙舍  
在硯山麓皆距洞庭甚近因夙稔君行誼而編修則  
君之從甥也故其爲狀文詳事覈無聞人言是於法  
合銘矣其詞曰

體魄則降兮人生有終魂氣所依兮孺慕無窮下甘



思通齋集卷十九  
五  
露而涌澧泉兮佳城此中祥茂苑而瑞具區兮乃孝子之風

誥封朝議大夫卽用訓導芭堂程君墓誌銘

君諱開豐字羽文號芭堂其先新安篁墩望族洎遷於吳世有賢豪長者曾祖諱志敏祖諱翊父諱伯玉載德濟美奕葉相傳君生而穎達見者奇之比及旣長工文知名試輒冠軍入元和縣學又高等食餼不利秋闈兩薦未遇嘉慶二年就卽用訓導遵事例也敕授修職郎後以子職初例封儒林郎又誥封朝議大夫君天稟特高修己愈懋爰自承家迨乎晚節寡

尤寡悔善始善終其事親也養生能歡送終能戚承祭能饗故人皆曰孝焉其字弟也任事忘勞分財忘私懷死忘遠故人皆曰友焉其持家也嚴以濟寬儉而中禮量子孫之材而習業審指使之能以效事故彝範足仰也其處世也以仁慈爲心以愷悌爲用捐金救禳焚券惠窮故任卹足推也嘗命己子爲從弟後買宅割產扶衰繼絕自餘舉措每合經權初非邀名豈況望報觀於一節徵夫百行至於備在鄉評詳乎家牒者固難得而覩縷也春秋己高神明不衰門戶益光亨大未艾道光七年七月廿九日驟嬰腹疾



思適齋集卷之六  
八月三日遽終正寢享年七十有五負手作歌啟足  
垂訓嗚呼哀哉配陳恭人裕宜家之德宏逮下之恩  
動爲女師言成內則壽止五十有五先於君者廿一  
年而卒窆吳縣二下五都六圖水字圩先塋之昭位  
子男十人一幼殤一出嗣女八人孫男十四人女十  
一人曾孫男九人女一人崑山之富球琳鄧林之多  
杞梓惟茲繁社實鍾積善粵以明年十一月廿四日  
奉君靈幃合祔於陳恭人之兆古筮襲吉禮儀備具  
執紼彌山垂涕俠路諸孤戀棘憑穴永慕俾紀厚夜  
式敘風素其詞曰

體魁梧氣伉爽騰庠序踔州黨纂華姓兮言有物行  
有恒忠信著孝友稱亦爲政兮小物勤庶務理名日  
聞家日起德福并兮疾臻躬年登耆參朮屏巫史絕  
允知命兮施在衆澤及族存多歌歿多哭榮哀盛兮  
佳城啟白日杳山迴環水縈繞畱餘慶兮

程養廬元配陸宜人墓誌銘

代沈俠侯作

同郡程養廬學博將葬其元配陸宜人而索銘於友  
人沈欽裴欽裴側聞宜人之賢也久於是序之曰宜  
人姓陸氏吳縣人贈奉直大夫鶴樵公之孫女奉直  
大夫葵園公之女幼以祖命爲世父文林郎補堂公



恩撫女年十九歸養廬逮事祖姑袁太淑人舅朝議大夫芑塘公姑陳太恭人芑塘公多子養廬行第二宜人則亞婦也吾郡門第程與陸相埒素推族大而宜人爲之女若婦不僅曰安處順境无咎无譽已也始見稱於室者則且無不曰此陸氏之賢女旣見稱於家者則又無不曰此程氏之賢婦論者尤難之宜人有兄曰梧庭名鳳藻欽裴下卯同歲生也有人倫鑒昔偕客京邸每從容樂道宜人曰吾妹之德其仁藹如故上事尊行中接同輩下撫卑幼歷久而彌孚也吾妹之才其明焯如故外而姻黨雜遝內而使令

紛紜鉅而祭祀賓客細而瑣屑米鹽當劇而益辦也其他賢行甚多不具述述其大者與今養廬來索銘之言咸符合爲不虛美矣養廬又言曰宜人持身一以儉應物一以勤自歸吾家未嘗暇逸數十載如一日泊丁亥秋余罹先君憂時宜人方累月重恙驟凶聞變然奮興奔號喪次自期佐余勿之有悔雖或沮止不聽也迨及來歲展轉增患未究下壽奄僚不延可哀也夫欽裴則以爲宜人相夫子而治先舅大事用忘身病所謂孝而知禮奚計夫修短乎唯能如是而益徵生平之以賢見稱者誠無閒然也是宜銘已



宜人人生於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七日歿於道光八年六月十九日粵以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於虎邱山西南 字圩養廬所營之壽藏禮也子五人集義長洲庠生析義候選州同知加二級種義吳庠生廣義殤植義光祿寺典簿女三人長適蔣如洵次適鄒炳鏘次適汪彥容孫八人孫女一人銘曰  
倚與宜人世尠厥賢躬盡婦職卅有三年如何嘉耦遭命溘焉莫慰悼懷幽石徒鏘生子多材報將聯翩尙加寵章更表新阡

江都秦太史姬人端木氏墓誌銘 并序

姬人本姓昃氏淮安之清江人出自季漢交牧之系譜載避難徐氏之支吞皆九畫桂亦一音末胄陵夷累代單素父恒出遊獨與母居有端木氏者其母之姻也幼從其姓長而不改云玉色華藻瑤情辨慧身流美譽心蘊多能母亡隨父至揚州爰筮於敦甫先生秦太史公名之曰守柔字之曰慈髮以錫嘉也以表德也公簪纓夙望科第早登門粲姬姜性淡風雅玉臺或列奇書金屋每張寶繪纔經濡染卽若肄嫻擅場寫生於蘭尤妙襲跡名家鑒者歎許古稱專房今兼絕藝久寵弗替有自來矣豈但酒食是議黼繡



爲工舉事必先承意服勤未嘗告勞而已哉先因慟  
母肝鬱成痼盧跗不世骨髓將深道光六年太歲丙  
戌舊患增加更邁暑暍臥疾十旬九月廿九日奄終  
於別寢春秋卅有一凡事公者十九年矣而無所出  
母他妾之女未逮見其嫁并非免乳孰是主喪地異  
女邱人同叔姓嗚呼哀哉公恍然不翅其猶存也哈  
之贈之有加焉蹙然無覲其再得也撫之哭之靡已  
焉日月遂往杳冥何期乃卜明年某月某日而窆於  
某鄉某原走辱先生文字下交屬紀幽石仰慙黃絹  
其詞曰

佳人來遲去卽駛翰林先生痛曷止誰與證古皆有  
死獨無心乎七萃士雷塘之北草薺薺靈魂一閉千  
萬祀烟兮月兮長已矣唯名不泯存畫史

先考碣陰記

先考府君諱文煜字庭有系出陳黃門侍郎世爲吳  
縣人我祖雨蒼公之第六子也生稟至性孝弟自然  
奚暨百行譽浹鄉黨體質清羸不營當世湛味經傳  
大義胥通安貧樂道意常泊如遭命隕靈春秋卅二  
與善旣爽嗚呼痛哉元配先妣鄭氏太孺人上虞奕  
葉詩禮名門德音容工賢明貞順逮事威姑竭誠感



思遠齋集卷十八  
神廿六而寡七十一而終立節撫孤凡卅六載艱難  
備嘗屯阨彌厲受旌 國典流芬家牒梁高媿行邈  
尔罕儔不孝廣圻髻鬣偏露天下窮民移鄰束脩止  
織問學奉訓周旋密沒云艾慈蔭職傾摧心何恃雞  
斯隙駟馬鬣枯魚東西南北焉敢弗識乃礪貞石求  
書名公立碣墓前哀哀罔極府君生於乾隆五年六  
月七日歿於三十六年三月廿二日以四十二年三  
月七日堯於吳縣一雲山東麓神臺墩下祖塋之側  
太孺人生於乾隆十一年十月三日歿於嘉慶二十  
一年九月廿九日以明年十一月二日合祔子廣圻

初補元和學生員又補曲阜衍聖公府奎文閣典籍  
以字千里行例贈考文林郎妣太孺人越又明年立  
此墓碣而記於其陰

汪容甫哀詞

容甫汪君沒久矣先是子每聞人道其名及一二逸  
事後識君之子喜孫乃盡見其遺書又觀行狀年譜  
喟然歎曰世唯稱君之學與文爲橫絕一時而莫知  
其爲人有古節士風今所不可再邁者也爰追爲文  
哀之以見意其詞曰

有特生之傑士愛殊稟於大鈞體高明以立性協陽



思通齋集卷之六  
德之孔淳既漸摩於儒訓恒帶義而襟仁又多聞而博識括典藝之紛綸羗出言之有章宣符采之璘玢聿獨有此衆美宜諄占而利賓何謀道而遇泰乃處身而值屯幼不辰而丁酷考早違乎覆露依慈氏之恩勤阨九死於朝暮幸辛辛而自立虞弱植之未固愍涉世之多艱每入門而興妬良貧賤之難工或逢怒於往愬當蒼蠅之羣飛呈白璧而遭惡困騏驥於相者乖彼執之程度雖見泣於孫陽窘吳坂之殘步返靜守乎著述託寸心於油素將立言以不朽踐往哲之攸慕瞻任重而道遠期知新於溫故俄大命之

憲呼管本作憲長因從  
作善作好適誤向呼身

倏至齋雅志於泉路自時俗之澆醜趨苟且而靡恥濫文壇於鼃咬穢學塗以榛枳競前邪而後許日雷同而未已屢發憤而疾呼言面命而提耳抵滔滔之衝波儼峻防之孤峙雖醜正之實繁咸欲殺而切齒終獨立而不懼羞改度之非士引黃祖而獻弔想悲來於無始諒皇天之邀助豈莒原而顛趾洎全歸於陰堂同知免乎曾子謝羣小而一笑邈凌雲其遠矣唯芝蘭之可貴在摧挫而芬芳伊良金之稱珍被淬練而精剛偉斯人之美質不渝節其可方奈溘死於蒲菰曾未貢於明堂倘奇氣之一吐誠正色而莫當



思通齋集卷十八  
邁解薦與屈軼表在人之瑞祥詎書生之事業徒局  
促乎文章歎祿位之弗偶鬱光焰而不揚聊鼯鼠以  
發機撫鉅釐而永傷况下士之憎口又焉知乎否臧  
指隆古之遺直謂此病乎清狂願君子之載筆必察  
微而知彰追折角而逮羣尙次公以同行彼文儒之  
多僞惡若浼之在旁貽高軌於方來庶一發夫幽光  
緬九京其如作攬宿草之茫茫進茲文以大招奠椒  
醕而彷徨

金湘溪事略

己丑十月

湘溪姓金氏於黃君省齋爲姻丈人行其所居在下

此首可刪

塘蔣家橋北距子東浜僦舍僅一里而遙省齋予友  
也每詣子則過之因數道其爲人古道君子也予心  
識不忘忽忽累載未及往來而湘溪以今歲之秋去  
世矣省齋復來言病之亟時謂身後必累子求顧先  
生爲之文度其意蓋非所謂子孫得之以荅賻奠與  
紙錢寓馬相出入使人知世系履歷子孫婚姻而已  
者也先生之文傳而湘溪傳矣敢固以請嗟乎予以  
交臂失湘溪而湘溪乃如恐失予如是耶夫子文非  
專家不逮古作者奚足以傳人乃湘溪則自有不可  
泯滅者在遂不克終辭其不可泯滅也奈何聞諸省



齋曰湘溪家貧執業佐質庫爲司出納者數十年無毫釐私家仍以不豐喜爲人任事盡心規畫必得其當難排紛解耗財力弗計且始終不責報如此者最多予每慨夫人之患唯有利之一事而已矣欲其利於己不欲其利於人遂至於有害於人雖儼然士大夫方用是汨沒性情而不自覺比比然也滔滔然也視湘溪之老於闖闖不習詩書乃能超乎汨沒之表以獨見性情如此豈非生質之美而時風衆勢無足以挽之歟古道君子庶無愧辭而又何可泯滅哉省齋又言湘溪不自表襮惜其家復乏通筆墨能記錄

者而事迹乃多放佚予以爲凡焯然知湘溪之爲古道君子者知之以性情也苟舍性情而求瑣屑之事迹是徒求諸糟粕也進徵古人隱德如耳鳴爾事迹云乎哉省齋曰善遂書之以塞其臨終之意往歲湘溪嘗邁厲疾瀕危感異夢而獲濟予聞里中識與不識皆盛傳之以涉神怪近齊諧家言故不著湘溪壽六十有六名德鵬字雲萬其餘具家譜家傳者亦不

綴



思適齋集卷十八終

學制備忘之記

據經韻樓集卷十一補

王制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鄭注未有郊學二字金壇段氏茂堂四郊小學疏證遂據  
 為五說之根本以中虞庠在國之西郊必當改經之西作四愚謂此二經真乃如風馬牛之不  
 相及不意遺此附會紐合也試終言之王制此經之文云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若若皆  
 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  
 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下即接云不變移之郊如  
 初禮下文接云不變移之遂如初禮經四番習禮下三番言如初禮若皆如第一番之習射  
 上功習鄉上齒也鄭注云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  
 其注第二番之如初禮云亦復習禮於鄉學注第三番之如初禮云又為之習禮於郊學注  
 第四番之如初禮云又為習禮於遂之學然則射也若國鄉射禮也鄉也若國鄉飲酒禮



也合儀禮周禮記觀之鄉射在州序鄉飲酒之正齒位在黨序而二者亦可就鄉  
學行之而已從未嘗有鄉射鄉飲酒而行之於虞庠小學者也周之學制天子大學一  
在王宮之東小學一在西郊鄉學每鄉有一州序每州有一黨序每黨有一遂與鄉  
同諸侯大學一在西郊小學一在公宮南之左與天子相變而具有鄉學以下則同三  
禮明文釐然具在大學小學者學之一類也天子諸侯王之者也鄉學州序黨序  
遂學者學之又一類也鄉大夫州長黨正遂大夫王之者也凡此二類劃然分明非可  
雜糅也凡大學小學中所有之禮與鄉學以下中所有之禮三禮明文莫不具在亦劃  
然分別無一事可以雜糅者也今段乃將此射鄉之事本來祇得行之鄉學以下若忽躋  
而習之於虞庠小學解經如此不亦異乎且使鄭之注經四番習禮累如貫珠若割  
其前一番後一番屬之鄉遂之學割其中一番屬之小學銜概錯戾解注如此不亦異乎

夫周禮之百里內為六鄉者地居四同并國中及郊共為六鄉也國中為鄉界之內者  
郊為鄉界之外者皆有鄉學州序黨序鄭注此一經首云郊鄉界之外者也末云又為  
之習禮於鄉學一氣貫下此郊學若是鄉界之外者之學明為鄉學州序黨序之在  
郊者也前兩番鄉學是鄉界之內者之學孔氏正義言其為國中之鄉學州序黨序確  
不可易通前後四番皆是習射鄉於鄉學以下一類之學也何可誣鄭而武斷之一則曰所  
謂郊學者蓋即此四郊之虞庠再則曰不云西郊則鄭謂四郊皆有學也以為周小學  
在四郊乎冒鄉學州序黨序之在郊者以虞庠之名而證其不止在西郊一處不知此乃每  
鄉有一每州有一每黨有一豈非每郊有一洵不止西郊一處又豈止四郊四處即極其附會  
紐合終不可通也又創為虞庠小學在遠郊百里之說而曰鄭謂郊學在遠郊百里在六鄉  
鄉學之外不遂遂學之內吾見自有鄭注以來從無謂虞庠有四各在遠郊百里者即鄭



君以外亦從無謂虞庠在遠郊百里鄉學外遂學內者較王肅去都五十里之說不可通尤甚矣賈孔撰疏及正義大學小學所在條理秩秩無少清濁可謂精於治經深於鄭學洞究周家學校之大典者矣段乃恣意掎擊云雜孔賈之謬說嗚呼一家論定不謀同詞全書歸然海內豈多目驗心通者僕夙載潛心粗涉三禮詳稽載籍參會羣言識大學小學之自為類鄉學州序黨序遂學之自為類而各有其所在之處識射鄉二事不容與虞庠小學相牽涉以為論學制者必先明乎此然後問遂有所始見疏證時即用此規段今記之者取備他日遺忘耳不欲與疏證喧爭務為相反以後息勝也而西之不可改四先詳思適齋筆記及荅段書兩通中戊辰正月十日書於楓江儼舍

周立學古義考

據學海堂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二補

周大學小學之古義有二鄭君三禮注天子大學一在王宮之東偏虞夏殷三代大學之

制小學一在西郊為有虞氏之庠制是所謂周立四代之學是所謂天子設四學諸侯與天子相變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用殷制俱有明文此一義也大戴禮保傅大學有東南西北中五學亦見賈子新書漢書賈誼傳

東原戴氏校定大戴禮云及太子少長和妃色則入于學學若所學之言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云云考

諸新書及賈傳精確之極於前人此論亦為合矣

而蔡邕集明堂月令論言此五學皆在明堂辟雍之內者尤詳其

小學及諸侯大小學之制未有明文此又一義也二義不同家法固然又何足怪

保傅八歲入小學十

五入大學鄭禮記注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二義不同有如此者

由鄭氏言之立四代之學於大學一處然則無所謂五學

由大戴言之立五學於大學一處然則無所謂四代之學是其所不同者皆在大學漢代

諸儒與大戴同而與鄭異者如此而已載孔氏詩聖臺正義頗詳可覆案也至王肅注禮記則始云天子四郊有學夫肅以前絕無此義也肅之義於古義有二之外不用家法別為異義者也與古義非有同也倘曰同於大戴乎則肅但貌襲大戴五學之名耳其實乃



將大戴大學之中學獨當大學之處將大戴大學之東南西北學別置四郊四處而五都  
五十里而為得言同夫然故禮記虞庠遂不得仍在西郊也遂不得不破王制內則經之西為  
四也遂不得不解祭義四學為四郊有小學也於是而其不同於鄭者不惟在大學而更在  
四郊於是而以之難鄭欲使四郊之義五西郊之義破而鄭注上東上西以及王者相變之宜等  
說皆將於經無所施其尤巧者在陰背大戴之義而陽借其名欲使諸儒之與鄭異者  
即盧植穎  
容之屬皆將與己為援與鄭為敵雖然吾以為此正肅之所以心勞日拙也夫大戴之五  
學在明堂一處而皆為大學肅之五學在國中四郊五處而為一大學四小學所能貌襲  
若東西南北中之名而其義固判然懸別全不能襲也吾以為於此有人焉明其義不惑其  
名剖析之義一如此一如此則肅義之非鄭義者本易明即肅義之非大戴義者又豈難  
明而尚有可假借哉奈何劉芳上表謂大學在國四小在郊是明以肅義為說者也而仍引

大戴保傳謂周之五學于此彌彰則誤矣在芳之意以為五學者莫彰於保傳之明文而  
不思五學之非大學在國四小在郊者正莫彰於保傳之明文也蔡氏明堂月令論云易傳大初

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既入北  
學句大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傳篇曰

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信而貴齒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大學

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前後反復數千百言申明明堂共有五學總為大學之義天下豈有

將一明堂隔開五處遙遙散布於國中四郊者哉其無預於芳之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可知

矣而芳乃欲以彰其五學乎哉芳表又云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

以教授國子學為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則又誤矣夫鄭無所謂五學之義即無

所謂并師保為六學之義此注云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者因下經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及下經此大學之道也正文何嘗有豪釐可證鄭師保之外凡有五學而芳乃欲以大學庠序四



字證其所謂大學在國四小在郊者乎是劉既深失大戴之義又深失鄭之義總由誤執四郊之說而不能分析一西一四為鄭去非吳之大端度其所撰三禮義宗必同此誤以後崔靈思言立學有四郊及國中皇侃言四郊皆有虞庠承謫襲舛曾莫審正

未完鄭義尚不至舛於大戴義已勝劉芳矣

惟賈孔二君卓然遠見據經注正文定鄭義為周天子大學東膠在王

宮之東小學虞庠在西郊凡三禮內關涉此事者貫串交通了無異說然後鄭義明然後鄭義之非肅義者明然後鄭義之非大戴義者亦無不明嗚呼可謂深識家法有功禮經矣吾願天下之志在明經者篤信之謹守之勿為他端所淆而分別鄭之義大戴之義與夫肅之自為肅義觀於此而和明學制之易易也是為考

與段茂堂第二書

據經的樓集卷十一補

廣所頓首頓首或罪或罪前得來札知翻然承納不意又著大說一冊變本加厲此甚

非所望於大君子也何則大說於經之明文鑿鑿者抹殺之曰謫不計其為一見再見若合符節也於注之明文鑿鑿一見再見亦若合符節者又悉抹殺之曰謫於正義之累累見賈也孔也無不若合符節不能謂之謫者則又換一法悉抹殺之曰謫然後煩稱博引他經他注之非有明文者為之自立一說以就所欲說然細按所立之說絕非其經其注之本旨又假借於他家之異義者以斷章取證而不計其為牽合此等種種淺學且知之高明諒非不知也乃銳意為之誠所未論夫凡經說之有不同而不容輕用彼改此者何勝一二鄙人之指在思通齋筆記不過以西郊還之自古相傳至唐賈孔所受之經與注而已不過以西郊還之劉芳皇侃崔靈思而已至於芳引肅注即在表中皇氏時乖鄭義久經論定皆非鄙人所能空造不過據此欲聽其不同而不容輕用彼以改此而已況不改賈孔所受之經與注實於他經他注之本旨固不四達而不悖有何必不可者且某侍御之初說祇及至制經彼看劉芳傳時模糊於西四不同之故又未詳考諸經注正義而信口談道不出近



來輒依他書以亂本書之陋習耳雖無足深論但其禍漸涉於泰經故筆記附訂於考祭義注  
之後亦不加顯斥以為使其知尚有內則經王制注祭義注賈孔二疏明文累累重規疊矩或未遽  
質質下筆也今天說反將凡所舉出者遇一經改一經遇一注改一注遇一正義倍擊一正義其餘於祭  
義經西學等不用六經注我之故皆以就所欲說連篇累牘期於滅西而後止此實行非某侍  
御所及料也鄙人之愛護經注正義亦即所以愛護閣下方冀仍然開悟將大說拙辨拉雜摧燒  
歸諸太虛則盛德未失為日月之更而經注與正義咸受其福若竟銳意不解鄙人懼矣不敢面  
從亦不敢更諫正恐明文自在天下後世必有知鄙人非漫然佞孔者願垂三思無任禱切頓首  
頓首九罪九罪己巳十二月一日

與段茂堂第三書 據經韻樓集卷十二補

茂堂大令閣下旬日中作書四通數千餘言得無勞乎側聞閣下以僕不答為罪夫去冬答閣

下之兩書閣下既以為罪矣今天云然則進退罪也為閣下之朋友亦難矣哉閣下責僕以答若  
果急欲聞僕解閣下所不解者乎則僕所不敢不答也閣下不解者其一曰鄉飲鄉射可躋於大學而  
何不可行於小學異哉斯言也鄉飲鄉射又躋於大學三禮羣經中之否夫天子國君大學但有饗  
又有大飲酒之饗小學亦有饗又謂之飲酒有何鄉飲酒哉不過其禮之篇已止而鄉飲酒亦可名饗故  
閣下因思以鄉飲酒言之耳其實明文散見各經各注若不可言也月令孟冬是月也大飲燕鄭注十月農  
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列之於燕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  
鄉飲酒禮代之明白如此言於大學言其禮亡與儀禮第四篇之象無干涉亦易知矣詩豳風七月朋  
酒斯饗鄭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下云於饗而正齒位  
故因時而饗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所以改毛與孟冬月令注末引此章而曰是頌大飲  
之詩自同其說此饗之為大飲酒明白如此周禮酒正曰凡為公酒亦如之鄭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



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是鄉飲酒之酒鄉自釀也酒正曰以式法授酒材鄭司  
農云授酒人以其材又曰饗者若孤子皆共其酒是此饗之酒酒人釀之也尚不足知此饗之又  
可冒以鄉飲酒乎周禮外饗曰邦饗若若孤子則掌其制亨之事鄭注引王制曰周人養國若  
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此與酒正饗者若孤子聯事也東膠大學也虞庠小學也文王世子  
曰於成均鄭注天子飲酒於虞庠所謂養庶老者也皆外饗掌制亨酒正共酒人掌為之酒  
而豈鄉飲酒哉閣下乃別援說文離下天子饗飲辟雍津下諸侯鄉射之宮以創造大學有  
鄉飲之說不思太徐本津下作鄉乃謫字楚金本韵會舉要不謫者自在此兩饗字為天子大  
學之饗一為諸侯大學之饗未見其可冒為鄉人鄉學之饗也閣下乃又援饗下云鄉人飲酒以  
食以鄉鄉亦聲以作佐證然詳解饗字以鄉故取鄉人飲酒之鄉與離下津下兩饗各為  
一義斯說文之通例也如開卷示部禰下以事類祭天神而史部事下職也犬部類下種類相似

唯犬為甚不容移之而創造禰者以職種類相似唯犬為甚祭天神之說也祖下始廟也而女部  
始下女之初也不容移之而創造祖若女之初廟也之說也禰下灌祭也而水部灌下水出盧江雲婁北  
入淮不容移之而創造禰若水出盧江雲婁北入淮祭也之說也餘以類推豈待觀縷原其故特以字  
之為用並非一義在本字下必說本字所从之義至他字下用之唯其義之所當而已非不用本字下之  
義亦非必用本字下之義使一字祇容一義其用之也亦必不供余例之出於自然豈難知者况閣下之以  
說文之學名其家者乎得非故作違心之論以相結耶閣下又援毛齒詩傳以作佐證然毛以為此鄉飲  
酒之在鄉學者鄭改之以為此大飲酒之在大學者而閣下之說不過曰毛傳饗者鄉人以狗說文饗  
鄉人飲酒而大學小學有饗即有鄉飲酒審如是也必饗之為字祇容鄉飲酒一義而後可不思羣  
經天子有饗饗諸侯有饗饗大夫有饗饗其條分縷析具見義疏不能重陳惟饗之不專一義故  
月令注齒詩箋為十月大飲酒之饗外饗酒正經文王世子注為春秋養國若庶老之饗詳叙重辭



下為天子大學之饗津下為諸侯大學之饗饗下為鄉人飲酒故毛言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必不謂饗字祇容此義如彤弓一朝饗之也必不謂即七月之饗以天子錫有功諸侯亦行鄉飲酒耶若夫天子諸侯大學但有大射無鄉射儀禮鄉射在第五篇大射在第七篇完好無恙以及屏經三禮鄭注莫不昭如曰目前閣下躋鄉射鄉飲於小學今乃并躋於大學以捨其失哉閣下不解者又其一曰國中何以有鄉學州序黨序閣下不知國中四鄉通為六鄉乎周禮地官曰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下云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下云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若若疾者皆舍鄭注云國中城郭中也閣下劇城中無鄉之說何以處此經此注也又曰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凡六畜之數鄭注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而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閣下又何以處之比長云徒於國中及郊鄭注或國中及四郊之民出徒郊或郊民入徒國中閣下又何以處之若就經言經則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豈國中非鄉三物所教耶以鄉八刑糾萬民豈國中非鄉八刑所糾耶儀禮禮記有鄉大

夫鄉先生堂舍居城外不許或居城內耶或許之而列有各目耶 國中有鄉若非謂城內獨自為幾鄉也謂通城內城外以成六鄉也地之形實不平方如圖古今一也故任地者必截長補短通國中及四郊共為六鄉七萬五千家隆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謂之國宅不入於此其曰鄉曰州曰黨曰族曰閭曰比者特如後世之編幾都畿圖而非所以列城內城外若夫某鄉之有某州某黨某族某閭某比在城內之與在城外視其或寬或狹之地形而已由鄭氏所言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觀之則鄉雖萬二千五百家而鄉之所居必坐落一州一黨或鄉之所居州黨在城內而餘州餘黨在城外或鄉之所居州黨在城外而餘州餘黨在城內亦視其或寬或狹之地形而已城中既有鄉有州有黨安能無鄉學州序黨序哉必如閣下之說則城中不得有鄉不得有州黨族閭比矣夫比五家也以一城之內五家之比亦不得有豈蕩蕩空無居人耶又堂城內之居人不在比閭族黨州鄉之列別有名色不領於大司徒乎且閣下說大學中有鄉飲鄉射天子大學在城中者也夫大學所謂國宅也閣下以為可行鄉飲鄉射而城中之比閭族黨州閣下又必



以為非鄉何其支離諸屈於無窮也閣下不解若又其一曰鄭注文王世子王制兩言郊學何以必不同實夫鄭注以上下貫通為義王制注上文有郊鄉界之外者也一氣貫下而文王世子注不然何能合之使同實乎字同而實不同注之通例亦經之通例也如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遂以執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兩言鄉大夫而不同實儀禮十七篇中言主人者凡幾而有同實有不同實昏禮一篇有主人為女父者有主人為婿者有主人為壻父者倘盡曰何以必不同實則經注觸處皆無可解而豈止兩言郊學者哉夫同名其實異名同實二者治經之大端也粗涉者所能知也僕生平是曰是非曰非恐所答有不知閣下意者又將以為罪違暗息息歲月如駛諾惟自愛不宣廣圻啟三月七日

右文四首以先生元稿本有校為錄入其學則三代共之解及與段第一書則無從校補矣先生與段氏

卷四

學

事此事為議禮之一大端而近儒無平其是非者蓋兩家義據皆堅解紛非易也段氏經韻樓集後二卷專為此事往復論辨其說先生甚力且章及於先生之禮記攷異文選攷異兩書先生此四首中學

制備志之記亦極瑣段失而此書之辭尤峻余謂論學者求其是而已無取怒爭段氏若書宏深博辯其集中之文亦皆考證卓絕獨後二卷中皆釐先生惡議每篇珠為全書之累要其斷之不少置者自以先生強敵不得不用全力以爭先生綜覈羣書實事求是攷劾之學尤號專門世高郵王氏父子通儒冠代在渠先生尤精攷校而極惟先生以為獨絕此非全擅一時之技所能掩也是集皆平心自得之言不逞意氣故今錄此四首於學制備志之記及第二書中語氣尖乎者稍從芟離而於第三書所汰尤多幾及三之一卷先生此言已與段絕不忍其橫暴之若故亦稱情以報茲於攷辭側出禮皆詰問無當經義者悉翦落之其涉於考辨者則一字不略先生主於墨守注疏以西學字還之本經段氏雖引據縱橫駁辨四溢而王制西郊之不當作四郊之論周立四代之學非在四郊大戴禮之言五學亦本一處以及王肅卷古禮鄭之非皆依據謹嚴足為定論攷阮氏學海堂經解中取段氏集刻其諸辨論各書於詠詞之文際亦刊去時先生之集未出時錄其周立學若義考一首所以寓折衷也先生此書後有附注與段數行屬



其刻集時附刻此書而添改剛潤以失本來亦出一時憤激之辭而段氏亦竟全載其書以示其無足  
為損皆非君子讓善之義竊依阮例去厥淳文派反唇之相稽存德若之氣象所慨先生今律河之  
孝廉物已十餘載聞有一子久未得耗彙言在年宿州久荒補輯遺文未由商訂聊志良友悽  
之意以冀復於九原身是集近歲陰氏已入之春昨登叢書倘有能更刻者當持以相質其餘  
二首後或訪得俟補完焉光緒四年歲在若癸攝提格五月十日慈銘識於京師保安寺街  
平定張補風為經制論辨之學者於經學甚疏尤不解考據之事其撰閻百詩年譜因先生  
言嘗見顧亭林所刻廣韻初印本閻氏列於受業之次而閻氏著書不稱亭林為師痛斥此言  
之無稽橫詆先生天性輕薄於平生師事之段茂堂一旦論學不合痛加詆毀無復弟子之禮余  
謂先生所言必有據且未嘗以段氏為師段氏集中與先生書及與黃紹武書雖亦有師貴受教  
之言而未言執贖傳弟子蓋段氏年輩已老為經學大師久居吳門先生以輩行尊之相從論學

因事之所有要非奉平受教在門下者也張氏不知而妄言無足深論河之嘗為余言之也  
附託於此慈銘又記

今人虞官林惠常昌彝著三禮通釋其第十二卷釋辟雍校序序亦申段駁顧謂孔疏誤據玉  
制經注誤本而顧氏過信之不當以誣鄭也其說甚長中有取說而駁之者曰廣圻云若四郭之西郭東  
郊皆有學則東郭在大學東之東而大學在中郭云或西或東無尚中之說也竊謂周之大學東膠  
在國中至宮之東以至宮之東為上東耳至於國外四圍有學何非於大學之尚東哉聖人因時立制斷不如  
此拘泥況上西上東方注家之言非經有明文也廣圻又云虞序在國之西郊與大學在郊互見發凡一為周  
制小學一為殷制大學同在西郊經文一言西一言西故曰互見竊謂凡發凡若欲人知其例也舉周制小  
學所在為殷制大學所在發凡可令人知其例乎且殷之大學即右學在西郊若作王制若何不云右學虞  
序皆在國之西郊為徑直乎而乃為此不可解之發凡乎廣圻又云賈氏孔氏云虞殷尚質貴西夏周上文貴



東若四郊皆有學則亦西亦東非文非質未之前聞竊謂虞殷尚質而貴西夏周上質而貴東孔子  
或有所本然表記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然則安見虞殷尚質  
質夏周尚文哉鄭之分別上西上東若以地勢西高東下故云上庫在西下庫在東若南面西為左東為右  
故云左學在西右學在東若東序西序東膠本有東西字故其分別如此也廣所云此經之上文祀先賢於西  
學注云西學同小學也此非周立小學在西郊之明證所竊謂祀先賢於西學正與保傅篇帝入西學而質尚質  
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相符合西學者四郊學之而祀先賢必於此故謂之西學而注云西學同小學也明其  
為小學在西郊若也別辭也若下文天子設四學注則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明其為周立小學在西郊故稱  
四學也鄭辭也蓋錄案林氏所駁多重必之辭鄭注王制有虞氏養國若於上庠一節云皆學名也異若四代相變  
耳或上西或上東故貴在國或貴在郊明指經文分別四代學名而言安得謂經無明文虞庠在國之西郊一白  
緊接養庠於虞庠下安得橫加右學二字乎子曰德教又記

余求澗翁思適齋筆記垂十年不能得今春書賈金  
仁甫以文存二三百紙來將排次刻之適海甯楊芸  
翁以全集寄我快慰殊甚即用付之手民昔江鄭堂  
先生謂澗翁天質過人無書不讀經史訓詁天文歷  
算輿地沿革靡不貫通所為詩文駢體當今學者莫  
之或先其為通人所許如此至於目錄之學原原本  
本尤為專門時人方之王仲寶阮孝緒嘗與金壇段  
氏辨論四學黃紹武謂兩君議禮起爭端往返書牘  
已刻經韻樓集中茲刻去之蓋兩君之傳不必在此  
也他日或得筆記當續刻之



道光己酉十月上海徐渭仁記

徐紫珊集中大猶頗者名好文學其刻此集由楊芸士

送慈極勸疎略前跋已言去此記与卷首楊序皆未嘗及

何之守遺編輯之功楊又據以自代何之由甲言抱守而失子

存責也取以此身歸它人日子孫不肖將予以視息天壤矣予

謂君此學法行以此他日當更昌大其事業必惠氏比者節

小用不至多也何用此為之為何之笑而止越後又記

河之少承祖訓又從申者先生博故其學極有原委委若守約撮拾遺棄生

長吳園石後治游車為人淳樸謹信衣冠古拙類有道者早居京上南老惟德

潘文恭家介與陵呂宅子編修來訪時年甲四矣与予相識未及十日

輒論學畫暮不志臨日出歲考數種為別可感也已庚申長至日又書

徐





